



ワ 4
6640
34





五禮通考卷第八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翥

李太僕_銜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堯

參校

古禮八十五

宗廟時享

蕙田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
疏則怠是故君子合諸天道霜露既降君子
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
必有怵惕之心此時移節變孝子感而事親
四時之祭所由昉也虞夏及殷散見於詩書
傳記者其禮意略可概見自姬公定制所謂
郁郁乎文者蓋莫盛焉惜禮經燔沒高堂生
所傳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三篇

五禮通考卷八十五宗廟時享

木下中也
1991.4
寄贈

禮記卷之五
僅大夫士之禮而天子諸侯宗廟之禮亡矣
故漢志卽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譏昔朱
子嘗欲以二禮及注疏所言折衷以爲天子
祭禮書未及成門人黃勉齋楊信齋自致齊
而裸獻而饋食以至加爵徹俎旅酬登餽緝
祭之儀爲經傳通解續規模稍備然經文但
載注疏而百家之說未錄行禮雖有節次而
闕略之處尙多其中朝踐饋食九獻三詔薦
血爛祭割牲燔燎加籩卒爵先後彼此之歧
異同疑似之辨眾說紛紜淆然錯出明儒邱
氏濬大學衍義補嘗言古禮今世雖不能盡
行然三代聖王制作之深意亦不可使其泯
滅不存乞詔儒學之臣參考編類別爲一書



以補六藝之闕遇國家有稽古禮文之事於
此得以考據使聖賢精神心術之微儀文度
數之詳不至於墜地是蓋天地間一盛典詳
哉切切乎其言之今以周禮爲綱及儀禮所
載大夫士之禮與夫戴記之禮運禮器郊特
牲祭義祭統明堂位諸篇及諸儒義疏有補
于禮者推類而求尋其脈絡析其條理綴輯
成篇自始迄終俱有歸宿庶幾不失朱子遺
意而歷代時享沿革及唐宋元明儀注詳列
於後俾古者天子諸侯祭禮略可考焉

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
禮記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

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
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
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注合于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
此祭之也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
祭曰禘非其寒之謂悽愴及怵惕皆為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脫秋字迎來而
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疏此節明孝子感時念親四
時設祭之意禘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陰陽氣
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道

周氏謂曰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故舉春以見夏舉秋以
見冬殷人有大禘則小禘為春祭之名周人一禘而已則禘為春祭之名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
曰烝注謂夏殷
時禮也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
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
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
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
草也疏此一節明祭祀之重禘嘗之義禘者陽之盛也者以禘祭在夏夏為炎
暑故為陽盛嘗者陰之盛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冬

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
不得以冬烝對夏禘

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
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
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
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祭統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
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
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
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
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疏此一節明祭祀之重禘嘗之義人
君若能明於其義可以為民父母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
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
祭宗廟之事春曰禘者皇氏云禘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曰禘者新
菜可禘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

宗廟時享

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眾也冬之時物成者眾烝炎
云烝進也進品物也蓋為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祭名其
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禘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
為禘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改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為
禘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禘夏曰禘者案宗伯云以祠春享
先王以禘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為殷祭者案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
經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是禘為殷祭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
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
先言禘後祠者從便文
嘗在烝下以韻句也

蕙田案以上五條皆以禘為春夏時祭與周
不同注疏家皆以為夏殷祭名然不可考矣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
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鄭氏謂曰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之享時祭之名也禮不豐不殺所以稱時有以
少為貴者有以多為貴者春夏以蒐苗而奉祭祀時物方生可獻者寡故春以
詞為主夏以樂為主而已尚詞者為物不足以言詞道意也尚樂者陽氣浸盛
樂由陽來也此所謂以少為貴也秋冬以獮狩而奉祭祀百物既登可獻者眾
故秋以薦新為主冬以備物為主焉嘗者物初成始可嘗于是
而薦新也烝者物畢皆可烝于是而備物也此以多為貴者也

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詩小雅天保吉蠶為餽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 疏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
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
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
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禘為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
為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禴禴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
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首因革與世而遷事雖
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
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

汪氏克寬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周制時享之定名
也詩云禴祠烝嘗蓋取歌之叶韻耳其非有異也

春秋桓公八年公羊傳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爾雅釋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春秋繁露四祭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
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
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
為天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禘者以四月
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

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蕙田案以上周四時之祭名

春秋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

汪氏克寬曰周官禘祫烝嘗為四時之祭左氏傳曰禘於武宮是以禘為四時之祭蓋見經書禘于莊公遂例以為禘而誤耳考之王制春曰禘夏曰禘此蓋夏殷之祭名與周不同蓋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為大祭也然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曷不以祠祭之名書而止曰有事蓋祭之日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雖得時而不成乎禮春秋乃變文而書之以著其失也

蕙田案此條係祠祭

易萃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注居萃之時處于中正而行以忠信故可以省薄薦于鬼神也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注平祭之盛者禴祭之薄者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濟矣將何為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沚之毛藉繁之菜可羞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唯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如蒐之灋獻

禽以享祠 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 疏以草釋芟以止釋舍軍有草止之法冬夏田主於祭宗廟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者仲冬一陽生仲夏一陰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而行祭也此祭因田獵獻禽為祭若正祭自

蕙田案以上三條禴祭

詩魯頌閟宮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箋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

周禮春官肆師嘗之日泄卜來歲之芟注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否

春秋桓公五年左氏傳始殺而嘗注建酉之月陰陽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注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戒日致齋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

襄公二十八年左氏傳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

舍泣事麻嬰為口慶媿為上獻

禮記祭義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

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
 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
 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
 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
 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
 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注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意與趨趨言少
 威儀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
 非孝子所以事親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也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
 饋是進熟也薦俎豆與俎也恍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概也禮
 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
 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

蕙田案以上五條嘗祭

周禮夏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入獻禽以享

烝

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

疏鄭元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
 周公也案周禮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

春秋桓公五年左氏傳閉蟄而烝注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
 皆成可薦者眾故烝祭宗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常事不書

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

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

注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
 祭必于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
 及其衣服蓋思念親之至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注春祭曰禘禘尚非郭夏
 嘗薦尚黍肫冬祭曰烝薦尚稻鴈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失禮
 祭祀例日得禮者時定八年冬從祀先公是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月者謹
 用致夫人耳
 禘無違禮

夏五月丁丑烝穀梁傳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注氏克竟曰周官禘禘嘗烝為四時之祭是已攷之春秋常祭不書書必有譏
 如桓公八年春夏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公十四年八月嘗本得
 其時蓋因其壬申御廩災越四日乙亥嘗譏以災餘之粟祭為不敬也如昭公
 十五年春二月有事于武宮蓋春祠也如宣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廟即夏禴

五禮通考卷之五十五 宗廟時享

六

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裸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
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
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
前祭視牲後祭又釋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
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雉祭夏秋冬則合享雉祭
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王制曰天子雉禘禘禘禘
嘗禘烝諸侯禘禘禘一禘一禘是天子春雉而三時
皆禘諸侯亦春雉而秋冬皆禘其異於天子者禘一
禘一禘而已禘一禘一禘而嘗烝皆禘是始年再禘
次年三禘也天子言雉禘諸侯言禘禘天子言禘禘
禘嘗禘烝諸侯言嘗禘烝禘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
也鄭氏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且禘之歲春一禘而已孔
穎達曰皇氏以為虞夏禘祭每年為之又云三時禘者夏秋冬或一禘焉案
禘禘志云禘于秋于冬于夏則夏商三時
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其言皆無所據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

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
而言薦歲事於皇祖禮記云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
則會羣神於烝嘗而具醉者禘也合三廟於一日而
薦於皇祖者亦禘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禘也禘有
三年之禘有時祭之禘時祭之禘小禘也士虞禮曰薦此禘
事則時祭謂之禘
宜矣三年之禘大禘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
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則明時
祭之禘為小禘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明春
祠為小禮矣蓋小禘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禘已及於
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禘於太廟祝迎
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
廟非小禘而何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

五禮通考卷八十五
之身而於一日之間徧行七廟之禮雖有強力之容
肅敬之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
矣昔季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他
日子路與祭略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朝而退
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許時況天子以燕安之體具
冕服躬裸饋乃於半日之短晷行九獻之盛禮而欲
一日七舉行雖強力之匹夫有所不勝也況萬乘之
尊哉世儒泥古而不通變因王制此章有禘祭名
之誤遂以此為夏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
行矣尚何殷周之拘況七廟之制商已有之周承殷
後已從其廟制之數則其所行之禮安知其不相沿
襲哉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
自與古意合云

右時享禮

書益稷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閒鳥獸跄跄簫
韶九成鳳皇來儀

謂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
文而言故唯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
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者推先有德
也二王之後並為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

禮記郊特牲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

注尚謂先薦之爛或為膾疏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者尚謂貴尚其祭祀之時
先薦用氣物也血腥爛祭用氣也者此解用氣之意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
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爛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爛祭祭腥而退是也
今於堂以血腥爛二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孰故云用氣也正義曰言先薦
者對合享饋孰為先也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
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
是樂以致其神而後祫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
書云曼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
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熊氏以為殷人先求
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熊氏又云凡
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為致神始以煙為致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地以樂為
致神始以煙為致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為致神始以灌為致神始

五禮通考卷八十五宗廟時享

以握為陳饌始義或然也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宗廟腥為陳饌始於義未安也

明堂位有虞氏祭首注氣主盛也

陳氏禮書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特公食大夫有司徹祭於上豆之間以豆數多故也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

方氏慈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故也氣雖有陰陽之異要之以陽為主耳首者氣之陽也

蕙田案此虞氏時享授祭之禮也禮書謂儀禮少牢舉肺祭肺三者皆切之舉肺一者尸之所先食者也祭肺三者尸與主人主婦之所祭者也祭肺三皆在尸俎而舉肺各於其俎故儀禮尸俎作俎以至主婦佐食賓長兄弟宗人眾賓及眾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之俎

皆離肺一則祭肺三者施於尸主人主婦之授祭也皆離肺一者自尸至公有司食之也周官太祝隋豐令鐘鼓小祝大祭禮贊隋守祧既祭藏其隋儀禮士虞祝命佐食隋祭特牲祝命尸授祭之尸取菹擣于醢祭于豆間佐食授主人授祭主婦則佐食授祭少牢尸受肺與黍同祭于豆間主人佑受佐食授祭坐祭之主婦亦受佐食授祭祭之鄭康成謂下祭曰隋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周官與士虞作隋少牢與禮記作綏特牲作授其實一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既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主人受酢而

綏祭祭口食也周人所祭莫先于肺則有虞氏之所祭莫先于首其義一而已矣

秦有虞氏之尊也

注秦用瓦 疏考工記云有虞氏尙陶故知秦用瓦 方氏懋曰秦司尊彝謂太古之瓦尊蓋彼名其質此名其義也

蕙田案經文下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周犧象禮器云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疏罍尊在阼謂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謂君所酌也熊氏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據此觀於諸侯而天子之禮可知觀於周之犧象而有虞氏之秦尊其用於時祭之禮蓋可推矣蓋宗廟之獻尊也

有虞氏之兩敦

注黍稷器

陳氏祥道曰敦者養人之厚也 方氏懋曰兩敦若內則所謂敦用官所謂玉敦是矣釋者以為宗廟之器焉 陸氏佃曰敦亦簋也 蓋設以對故謂之敦

蕙田案此有虞氏宗廟時享盛黍稷之器觀於下文四璉六瑚八簋可知蓋三代相承而漸增其數也

俎有虞氏以椀

注椀斷木為四足而已 疏有虞氏質未有餘飾故鄭知椀有四足而已 方氏懋曰椀者斷木為足無餘飾也苟完而已

蕙田案此有虞氏宗廟俎豆之制也經言俎而不言豆則豆當與夏同矣夏楛豆殷玉豆周獻豆方氏謂獻若周官所謂再獻之獻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耳據此豆為祭祀之豆則俎為祭祀之俎可知觀于周而有虞氏

可知也

有虞氏服

韍冕服之韍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 疏虞氏直以韋為韍 未有異飾故服韍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故鄭知韍

為祭服

蕙田案此有虞氏時享之祭服也論語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韍冕蓋韍則承虞之制而致美則加飾焉經所謂夏后氏山蓋以山畫於韍而成文也朱子謂韍冕皆祭服則虞氏可知矣

路史帝堯作七廟以享先祖祭以其氣迎牲殺於庭毛血詔于室以降神然後樂作所以交神明也帝舜踐天子之位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所以報本反始也通典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法先迎

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

蕙田案以上虞書及禮記三條有虞氏時享宗廟之禮樂也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蔡氏書傳引蘇氏說而定為神宗堯廟詳見廟制門是有虞廟享之祖考也虞賓羣后助祭之諸侯書言受終文祖格于文祖格于藝祖皆因事告祭其禮簡此言時享其禮繁故特著虞賓助祭之盛朱長孺謂祖考下繫虞賓則考者堯也若舜祭其祖考而丹朱在位是與商之孫子侯服駿奔何異其言最為有識書周頌清廟專言多士顯相對越駿奔以明享祀之美觀于虞賓二句則其時於穆肅

雍之氣象恍然可思也虞賓稱在位羣后曰
德讓等級隆殺又秩然不紊典謨之體要如
此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乃堂上升歌之
樂大戴禮所謂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郊特
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周禮太師大祭祀
率瞽登歌令奏擊拊小師登歌擊拊其升歌
清廟之制本於此矣下管鼗鼓合止祝故乃
堂下之樂郊特牲所謂匏竹在下周禮太師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桴小師下管擊應鼓其
下管與舞之制本於此矣笙鏞以閒乃笙入
閒歌之樂儀禮鄉飲燕禮所謂笙入三成周
禮笙師其其鐘笙之樂眡瞭凡樂事播鼗擊
頌磬笙磬其閒歌之制本於此矣籥韶九成

此合作之樂周禮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
祇又曰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是九變
之樂卽本於九成之韶無疑也始終條理節
序分明廟享之樂莫備於書之所言矣郊特
牲血腥爛祭用氣也案廟享之禮莫先于薦
神有虞氏尙氣先殺牲以血詔神詩所謂取
其血管記曰血毛詔於室舉一血而豐燔燎
羶薌之事該之矣次薦腥禮運所謂腥其俎
舉一腥而割牲羞俎豆之事該之矣次薦爛
祭義所謂爛祭祭腥舉一爛而朝踐薦獻之
事該之矣至於明堂言祭首則尸與主人接
祭之禮也泰則獻酒醴之尊觀于尊而五齊
三酒可知也兩敦爲盛黍稷之器則饋食之

禮具矣俎以椀則陳饌之儀具矣韍則祭服之制隆焉此皆虞氏廟享經文之可據者蓋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孔子稱殷因于夏禮則夏因于虞禮可知虞禮不可見而見於書者夏擊鳴球一章其禮樂聲名之盛已令人莫可思議兼之郊特牲明堂位而器服尊俎又有可推者如此則止廟享一事其信乎足以啟三王而承五帝也夫
觀承案經文簡括無所不包虞書此篇及禮記三條其義原是如此直以讀者鹵莽則失之得此推闡詳明而融貫為一有虞氏一代之禮容樂節直已了了可數方不負聖賢作經之深意耳

右虞廟享

論語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注致孝鬼神祭祀豐潔疏飲

食鬼神所享故云致孝

蕙田案致孝鬼神而言飲食則其為時享薦獻饋食可知矣

禮記明堂位夏后氏祭心

陳氏禮書夏非不祭肺也以心為主而已

方氏慈曰三代各祭其所勝夏尚黑為勝赤故祭心于色為赤故也必各祭其所勝者明非有所勝則不能王天下而無以致孝于鬼神矣

蕙田案此夏享祀隋祭之禮蓋承乎虞而改革者也方氏祭其所勝之說存參

夏后氏牲尚黑

方氏慈曰夏后氏尚黑其亦用牲可知故書言湯用元牡而釋者以為未變夏祀也

夏后氏尚明水

疏夏后氏尚明水

宗廟時享

方明懸日明水陰監取水於月得之於天者也

蕙田案二條夏后氏享祀之牲醴

山罍夏后氏之尊也注罍猶雲雷也

方氏慤曰山罍卽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謂諸臣所酢之罍也以山罍爲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爲尊因謂之壺尊

蕙田案據上下文言此當爲夏祭祀之獻尊

詳見前

爵夏后氏以琖疏爵並以爵爲形琖以玉飾之

陳氏禮書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晉元與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爵命之以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曰爵夫人執柄夫人受口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棧爵象雀言玉琖則飾可知矣琖聲先王之器也唯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聲及尸君非禮也方氏慤曰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者自周始然耳若所謂一升曰爵夏則一升曰琖殷則一升曰罍也不然則由周以前止有爵之名由周以後又有爵之名也

蕙田案此夏享祀之爵陸農師謂琖以齊言

知然者蓋齊亦或謂之棧酒其說與禮書同未知是否然其爲祭祀所用無疑

灌尊夏后氏以鷄夷注夷讀爲彝周禮春祠夏禴禋用鷄彝鳥彝秋嘗冬烝禋用罍彝黃彝

相彝鷄彝者或刻木爲鷄形而畫鷄於彝彝稱怡明水鳥彝盛鬱鬯罍彝黃彝義亦然
陳氏禮書考之爲言尊也彝之爲言常也專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灌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動而不廢撫之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之爲常可知矣鷄者司辰之始則陰盛而陽微禋所以求之陰故夏后氏以之方氏慤曰灌尊所以實灌鬯之尊也夷以對險夷者道之常故孟子引豳民之詩變彝爲夷者以此

蕙田案祭之屬莫重於灌而夏殷之制見於經者唯此一條可證宗廟之灌不始於周而自夏已然夏因虞禮并不始於夏蓋唐虞之時已然也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注龍龍頭也疏此灌尊所用之勺龍勺勺爲龍頭

陳氏禮書龍勺龍陽中之陰也淵潛而爲仁以澤萬物故夏以之

方氏慈曰勺用以酌酒者陸氏佃曰龍勺以能施為義

蕙田案此夏時享灌酒之勺

夏后氏之四璉

陳氏祥道曰璉者養人而不絕者也陸氏佃曰四璉黍稷稻粱

蕙田案此夏后氏廟享盛黍稷之器

俎夏后氏以巖

注巖之言巖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疏謂巖足間有橫似有橫蹙之象

夏后氏以楬豆

方氏慈曰楬豆未有他飾以木為柄若蜡氏之楬而已

蕙田案二條夏享祀之俎豆

夏后氏山

述山取其仁可仰也制夏后氏畫之以山

論語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注損其常服以盛祭服疏正義曰鄭元注此云黻是祭服之衣冕其冠

也左傳魯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為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赤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左傳亦言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

蕙田案二條夏享祀之黻冕

又案夏后氏祭禮于經最略今據此各條推之祭心以為隋祭而祭血祭腥爛祭之類統之矣宗廟以裸為重而夏后氏行之祭亦以牲醴為敬而尚黑尚明水舉之矣尊罍爵琖可徵九獻之文四璉俎豆以證黍稷庶羞之用黻冕以彰祭服之美隱隱乎致孝鬼神之事歷歷可想也蓋上以承唐虞之盛而道殷周之先路矣

右夏廟享

詩商頌那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傳烈祖

宗廟時享

七

有功烈之祖也。夏商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以金奏堂下諸縣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

朱子集傳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二

闕然後出迎牲卽此是也

劉氏瑾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

朱氏公遷曰臭未成未用灌也味未成未用牲也滌蕩高動而發散之義樂所以動其和而散之于外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箋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致歌之

何氏楷曰奏卽奏鼓之奏假至也謂奏樂以通之於烈祖也陳澧云鬼神在天

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黃佐

云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如周人取蕭祭脂亦如未祭之前以此求神於陽也

陳際泰云商人尊鬼而尚聲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然神體其雜而集焉則有

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

神無不格各者又烈祖已焉綏我思成信哉其綏也歟觀思成之說可以見祭

禮之

靴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

穆厥聲

傳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

土氏安石曰依我磬聲音言與堂上之樂諧也

黃氏震曰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厥聲以修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修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

庸鼓有斃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傳大鐘曰庸

朱子集傳上文言靴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

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

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

漢氏一之曰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千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乃二舞之總名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

劉氏瑾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裸于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獻二

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爲朝

踐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醑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

齊以亞醑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爲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

朱氏公遷曰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茨言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一敬也

何氏楷曰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蔡汝楠云於虞日虞賓在位於商曰我有嘉客於周曰我客戾止聖人御世皆考賓國之化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嚴氏榮曰先民猶言前人作承上文謂作樂也言聲樂之盛非今日始作之乃古昔之時前人所作也

五禮通考卷之五宗廟時享

三

顧子烝嘗湯孫之將

疏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注以爲夏殷祭名是烝嘗爲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爲禘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禘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嘗無樂是夏殷禘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際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非獨爲秋冬發文直此烝嘗之言爲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禘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即便推爲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箋以湯孫爲太甲故言太甲之失助傳以湯爲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爲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爲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序那祀成湯也

疏那之詩者祀成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歐陽氏修曰商人作頌以爲祀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衍樂先祖如周頌我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牛羊肥腓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鐘鼓管磬之類

烈祖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箋功烈之祖成湯也

既載清酌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何氏楷曰清者潔清之義酌說文云一宿酒也徐鉉云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鷄鳴酒也酒只用一宿而成者亦見商人尚質處

呂氏禮議曰儀禮載祭禮燕享者每始言羹定其以羹爲節然後行禮定卽戒平之謂此所謂既載清酌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
劉氏瑾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猶熟也
歐陽氏修曰既載清酌賚我思成謂以清酒禱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
范氏處義曰清酌和羹皆祭祀之物凡祭酒在先羹在後有次第也

假無言時靡有爭級我眉壽黃耇無疆

何氏楷曰假說文云釜屬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此卽雍人陳鼎之事中庸誤引作奏與湯孫奏假同文朱子遂謂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假此恐不然彼言奏假此言假假明是異字何得混假爲奏乎凡祭則雍人必先陳鼎所以爲烹牲體之用也今自鼎初至之時而卽皆能秉其肅敬靡有誼譁又各執其事不相奪倫絕無交侵職位以有紛爭者此非主祭者之精專於假廟何能使助祭者人人願化若此

故中庸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也

蕙田案何氏據說文解驪字與毛鄭朱傳異考上文言清酏則裸獻之事該之矣言和羹則薦腥薦熟之事該之矣此言驪至則移鼎入陳之事該之矣似何氏為確實靡有爭三字亦有歸著蓋雍人所陳之鼎非一進退安設易有誼譁侵位之事也

約軹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
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

嚴氏祭曰諸侯來助祭者其車以皮纏約其軹又有文錯之衡其八鸞之聲鶴鶴然和以此格神以此享神我時王受天命廣大天降以康安之福使豐年黍稷之多穰穰然也

歐陽氏修曰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享于神也下云來享者謂神來至而散享也

蕙田案約軹錯衡四句言廟中助祭之諸侯

呂氏祖謙曰儀禮載祭禮者每始言奠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此所謂既載清酏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
劉氏瑾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猶熟也
歐陽氏修曰既載清酏資我思成謂以清酒裸獻而神資我使成祀事也
范氏處義曰清酏和羹皆祭祀之物凡祭酒在先羹在後有次第也

驪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何氏楷曰驪說文云釜屬假通作假說文云至也此即雍人陳鼎之事中庸誤引作奏與湯孫奏假同文
朱子遂謂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驪此恐不然彼言奏假此言驪假明是異字何得混驪為奏乎
凡祭則雍人必先陳鼎所以為烹牲體之用也今自鼎初至之時而即皆能秉其肅敬靡有誼譁又各執其事不相奪倫絕無交侵職位以有紛爭者此非主祭者之精專於假廟何能使助祭者人人願化若此

故中庸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也

蕙田案何氏據說文解驪字與毛鄭朱傳異考上文言清酤則裸獻之事該之矣言和羹則薦腥薦熟之事該之矣此言驪至則移鼎入陳之事該之矣似何氏為確實靡有爭三字亦有歸著蓋雍人所陳之鼎非一進退安設易有諠譁侵位之事也

約軹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
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

嚴氏祭曰諸侯來助祭者其車以皮纏約其軹又有文錯之衡具八鸞之聲鶴鶴然和以此格神以此享神我時王受天命廣大天降以康安之福使豐年黍稷之多穰穰然也

歐陽氏修曰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享于神也下云來享者謂神來至而歆享也

蕙田案約軹錯衡四句言廟中助祭之諸侯

也自天降康四句言受嘏之事也大雅既醉篇公尸嘉告鄭箋曰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小雅天保篇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鄭箋曰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楚茨篇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鄭箋云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儀禮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與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何氏楷曰卿大夫嘏辭以宜稼于田為詞則天子嘏辭之旨可知矣今案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即楚茨時萬時億儀禮宜

稼于田之意降福無疆即天保萬壽無疆之意來假來享即神嗜飲食苾芬孝祀之意其為工祝致嘏之事無疑若如諸家之說則降康降福兩句似主人自頌自讚未免落空無著

顧子烝嘗湯孫之將

黃氏佐曰上既曰齊我思成矣曰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矣此又曰顧我烝嘗何也蓋祖考雖享而孝孫之心未敢必其享也故又致其丁寧之意如此何氏楷曰此二語雖與那篇結語相同而意微有別彼重在孫字謂以一氣感通也此重在烝嘗二字謂我于烝嘗之禮相繼舉行其時時勤于祭祀如此當為列祖之所鑒念也

序烈祖祀中宗也

輔氏廣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於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

蕙田案此詩序以為祀中宗朱傳以為祀成湯何元子又以為高宗彤祭成湯之詩細玩詩詞以為祀中宗則烈祖為大戊矣但烈祖之稱已見那詩不應兩祖而同一號以為祀成湯是矣但泛言之則於義似混故何元子復有彤祭之說然亦無據今案輔氏之說較為自然合兩詩觀之似于祭享之次序恰有合處蓋那之專言樂聲則商人尚聲詔告天地之間為始祭求神之事也嘉客夷懌亦是在位之初聞聲感動于時在廟之人莫不思齊肅以承祭祀故有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之語尚未實指助祭駿奔之事蓋朝踐以前氣象烈祖篇接言烈祖申錫而詳及酒醴腥熟

移鼎受嘏皆饋食一節及以後事而助祭者亦實著其執事靡爭之義焉商人時享之禮文獻無徵今所存者唯此二篇可以摹擬當時之情事以此而推輔氏之說固未可以輕議也

元鳥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禘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輔氏廣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其德之類乎祖也龍旂十乘大禘是承言諸侯之來助祭者皆備車服奉黍稷也

序元鳥祀高宗也或與殷武同為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

李氏樞曰此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為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大抵言奄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祀高宗而指武丁者

蓋以諸祀者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之也

蕙田案鄭箋以此詩為禘祭改祀為禘疏以毛意與殷武同為時祀今兩存之詳見禘祭門

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朱子集傳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廟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眾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朱子集傳享獻也世見曰王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懈

朱子集傳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

黃氏佐曰歲事乃周禮春朝夏宗秋觀冬遇之屬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朱子集傳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

朱子集傳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槩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朱子詩傳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鄧氏瑾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祔于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祔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力德者皆然初不可預為設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其一也

序殷武祀高宗也疏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有德中興殷道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而歌此詩

蕙田案朱子以此為立廟祔祭之詩序但以為祀高宗而以卒章之義為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則亦時享之歌也今存之以俟

參考

又案享祀之禮虞夏尚矣至商有頌乃實係當時宗廟之樂章與傳記所載摭拾疎闊者不同惜正考父得於周太師者僅十二篇至孔子刪詩又亡其七今所存者僅五篇而長

蕙田案大亨註疏以為烝嘗今以周禮祭於大烝及孔悝鼎銘施於烝彝鼎之言證之則為時享之祫烝無疑施於烝彝鼎者與享則各有鼎功臣之鼎當以其功銘於鼎一以別於正祭之鼎一以著其辨一以表其勳也

高宗彤日

傳祭之明日又祭殷日彤周曰釋疏彤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王午猶釋穀梁傳曰釋者祭之日之日之享賓也是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備戶與正祭同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傳于彤日有雉異疏高宗既祭成湯彤祭之日於是是有雉鳴之雉升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庥與祀無豐于昵註祭祀有常不當特豐于近廟疏祭祀有常謂犧牲祭盛尊彝俎豆之數禮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惟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

蕙田案此殷禮釋祭之確證也

爾雅釋天釋又祭也商曰彤

禮記郊特牲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注滌蕩猶搖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既尚聲故未殺牲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者闕止也奏樂三闕止乃迎牲入殺之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者解所以先奏樂之義言天地之間虛豁亦陽也言鬼神在天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聲音呼號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

何氏楷詩經世本古義那解曰陳陽云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日三成則月三成時歲三成則然則樂不三闕何以成樂哉今夫禮滅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滌蕩其聲則盈矣必繼以三闕者以反為文也樂三闕則滅矣然後出迎牲者以進為文也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禽獸知聲而不知音眾庶知音而不知樂通聲音之號而知樂者其唯鬼神之靈乎如之何不詔告以此陳浩云聲音之感無聞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于廟門之外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于天地之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

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

馬氏晞孟曰有虞氏之祭尚氣殷人從而文之故尚聲樂由陽來則凡聲皆陽也蓋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非求諸陽不足以報其魂也殷人尚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

方氏慤曰先求諸陽則尚聲故也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也

蕙田案殷人非不灌而求諸陰也特所尚者聲故曰先求諸陽

明堂位殷祭肝

方氏慤曰殷尚白為勝青故祭肝肝於色為青故也

蕙田案此殷享祀隋祭之禮承乎夏之祭心而更革者也

殷白牡

方氏慤曰牡言其質也郊特牲言孕牲弗食祭帝弗用周景王時雄雞自斷其尾禪具為犧雞且用牡而況牛乎

殷尚醴

文故用醴方氏慤曰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猶未厚僅足以為禮而已

蕙田案此殷祀享之牲醴從所尚而漸文也

著殷尊也

注著著地無足疏著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為著然殷尊無足則秦壺犧並有足也方氏慤曰著讀如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尊故其尊從簡如此

爵殷以斝

注斝亦爵形而畫為禾稊耳孫也方氏慤曰斝殷尊名也而爵亦名之者以爵有從尊之義故因以名焉殷質故也若行壽所謂斝者爵也司尊彝所謂斝者尊也爵則為爵之形以承之周尚文故也

蕙田案此殷祭祀之獻尊

灌尊殷以罍

注罍亦畫為禾稊耳孫也方氏慤曰灌尊為禾稊

蕙田案此與前爵斝所用不同而其飾則一尚質故也

其勺殷以疏勺

疏疏謂刻縷通刻勺頭

宗廟時享

方氏慈曰勺用以勺酒者疏與疏布之疏同而與疏屏之疏異蓋疏而通之無他飾焉陸氏佃曰疏勺以能不淫為義

蕙田案此二條殷灌器

殷之六瑚

陳氏祥道曰璵者養人而不絕者也瑚以玉為之玉者美而有充實之意養人以為充實者璵之用也陸氏佃曰六瑚黍稷稻粱麥苽

蕙田案此殷盛黍稷器

俎殷以棋

棋棋之言棋也謂曲棹之也疏視棋之樹其枝多曲棹殷俎似之方氏慈曰棋者既有橫木又為曲棹之形則于是為具故也陳氏禮書殷之橫距與夏同而由其足與二代異

殷玉豆

方氏慈曰玉豆則于揚之上又飾之以玉也

蕙田案二條殷享祀之俎豆

殷火

此取明也疏此制殷增以火

蕙田案此殷祭服之韍飾

通典殷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禘夏禘秋嘗冬烝鄭元云此夏殷之法其祭貴肝

蕙田案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殷之祭禮雖略然以其所因者觀之而證以詩書傳記之所載則略有可見者凡祭之始莫先於求神記曰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詩那之篇可證也迎牲之後當有灌以鬱鬯灌地降神所以求諸陰郊特牲灌尊殷用鬯其勺用疏可證也殷之灌在迎牲後無文然記曰周人先求諸陰既灌然後迎牲是周人尚臭

故灌在迎牲之前殷人先求陽而後求之陰
則灌當在迎牲之後猶周人既奠然後炳蕭
合羶薌則求諸陽在後也祭祀之正有朝踐
饋食九獻之節烈祖之詩曰既載清酤記曰
殷尚醴又曰尊以鬯則薦獻之禮可知也記
曰殷白牡詩曰亦有和羹則薦腥薦熟之禮
可知也庸鼓有鞀萬舞有鞀則合樂之盛可
知也六瑚以盛黍稷饋食之禮見矣俎以楛
豆以玉薦豆邊之事見矣以至肝以隋祭尸
與主人之儀節也我有嘉賓則助祭之諸侯
也爾祖與享則配祭之功臣也高宗彤日則
繹祭之明文也鞀以火則猶夏致美之意也
溫蒸朝夕執事有恪則猶周清廟不顯不承

無斃于人斯之意也蓋三代相因雖有損益
其綱領節目之大固無甚異焉此可考其文
而知其意也

右殷廟享

五禮通考卷第八十五

五禮通考卷第八十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僕總督隸都御桐城方觀承同訂

吉禮八十六

宗廟時享

周禮天官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

盛

禮記祭義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

樂記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春秋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傳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

可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禩不

若以己所自親者也 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

藏也

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御用於宗廟虞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以供粢盛躬行孝道以先天下

百虎通天子親耕以共郊廟之祭

右親耕共粢盛

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

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歟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歟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春秋桓公十四年穀梁傳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語魯語王后親織元紬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百虎通后之親桑以共祭服

右親蠶共衣服

蕙用綦親耕親蠶蓋廟享之敬以歲計者也

周禮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

遂人凡國祭祀共野牲注其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疏謂牛羊豕祀故知此野牲亦入牧人以待事也

遂師凡國祭祀共其野牲

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注授充八者當殊養之疏牧人養牲臨祭前

春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疏將有宗廟大祀將有宗廟大祀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闕其牲信完否及色堪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

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牲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疏上經天地外神已別于上故今以先王亦加之亦繫于牢芻之三月也

蕙田案以上五條言犧牲掌于牧人供于遂人授于充人將授之時肆師又展省其牲以

頒之充人充人乃繫于牢芻之三月也

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享獻也獻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

夏官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地官橐人掌參祭祀之犬疏養犬曰參此經是也知養豕亦曰參者樂記云豕作酒是養豕曰參也

春官雞人掌其雞牲辨其物注陽祀用騂陰祀用雞疏應氏據謙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先儒以為馬牛羊豕犬豕雞也然馬並未見之于吉祭惟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牧人將事于四海山川飾黃駒則吉祭唯用五牲而已而大戴禮載管子之言序五牲之先後貴賤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則列犧牲是有五牲而曲禮牲號牛曰一元大武羊曰柔毛豕曰剛鬣豚曰脂肥犬曰羹獻雞曰翰音亦不言馬有何號也此可見矣

蕙田案以上五條言六牲各有所掌之職豕人或當屬之冬官也

禮記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毛也

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陽祀謂祭天于南郊及宗廟

禮記檀弓周人牲用騂蕙田案以上三條言犧牲毛色純全及所尚

王制宗廟之牛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疏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目扶扶則膚也

周禮考工記梓人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注脂牛羊屬膏豕屬

疑者曰脂釋者曰膏

蕙田案此二條言犧牲之體

詩小雅無羊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變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

牲令民無不成出其力以祠宗廟之靈

季冬之月乃命同姓之邦其寢廟之芻豢疏寢廟先王與同姓其之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太豕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成獻其力以共寢廟之祀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

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

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

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注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召牛納而觀之更不擇牲意

國語楚語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王問於觀射父

曰祀牲何及注王惑俎肉而問牲用所及對曰祀加于舉注加增也舉人君朝望之盛饌天子

舉以大牢祀以會注天半牛羊豕也會會三大牢舉四方之奠王曰其小大何如對

曰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

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

二精注一純心純一而二精潔一精玉帛也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注七事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注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其吉

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

以致神宗廟時序

以昭之齎聲以聽之以告偏至則無不受休王曰芻豢
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注遠謂三牲近謂雞
鶩之屬浹日十日也

右庀牲

蕙田案三月庀牲廟享之敬以月計者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獻禽以享祔

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入獻禽以享烝

林氏椅曰周家因祭祀
而用田因田而教戰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注三田者夏
不出蓋夏時

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疏一為
乾豆者謂乾之以為豆實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糝先乾其肉故云乾豆
是上殺

者也

春秋桓公四年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

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

先得一為乾豆注上殺中心死速乾之
以為豆實可以祭祀

詩小雅車攻大庖不盈注一曰乾豆一曰實容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
左謂達于右謂為下殺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二十焉其
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
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疏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
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豆以為豆實供宗廟也

百虎通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為田除害上以其宗

廟下以簡集士眾也

右田禽

蕙田案田禽以祭廟享之敬因平時者也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

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

慶益以地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
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

宗廟時享

五

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

右擇士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若將祭祀其廟
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聖之

有司恆主修除守祧左黜聖鄭司農云黜讀為
幽幽黑也聖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黜黜謂之聖

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

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釋釋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也埽曰埽埽席
前日拚洒灑也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 疏祭祀則在廟可
知復云修寢者寢或有
事不可不修治之也

右修除

周禮天官大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

致齋三日 疏前期者謂祭日前夕為期云前期十日者即是祭前十日大宰
帥宗伯太卜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云前期前所詠之日者此依少牢所詠之日
即祭日也凡祭祀謂于祭前之日為期今言前期十日者謂祭前十日卜卜之
後日也戒使散齋致齋故云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案禮記祭統云散齋七

日以定之致齋
三日以齊之

春官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

大宗伯凡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

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龜人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

太卜大祭祀則詆高命龜 疏王士喪禮曰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 疏
引士喪禮證天子命龜處所與士禮同

禮記曲禮內事以柔日

右卜日

蕙田案卜日廟享之有事於旬日者也

周禮天官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

期十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

地官遂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

春官太史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疏戒謂
散齋七

日宿謂致齊三日當此三日之時與羣執事與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

夏官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

秋官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

注誓者謂將祭祀時也郊特牲說祭祀之

誓日卜之日王立於澤說聽誓命受教誨之義也

陳氏禮書天子諸侯誓以卜吉之日戒宿以下尸之日大夫前有十日之戒則與天子諸侯同後有一日之宿則與天子諸侯異此所謂有曲而殺也士有筮日而無諏日有宿而無戒與大夫異宿以三日而不以一日則與天子諸侯同此所謂有順而撫也

右誓戒

周禮天官膳夫王齊日三舉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

春官鬯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禮記玉藻齊則結佩而爵鞞

注結佩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鞞齊服元端

君羔臂虎韠

注此君齊車之飾也皇氏曰君謂天子諸侯

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

注致齊思此五者也此一節明祭前齊日之事

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

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疏此一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于太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

周禮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疏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

禮記曲禮齊者不樂不弔

禮器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郊特牲齊之立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揚子孝子有祭乎有齊乎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

劉向說苑聖主將祭必潔齊精思若親之在方輿未登悒悒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陳氏禮書君齊於路寢夫人齊於正寢士大夫亦各齊於適寢散齊夜處適寢亦豫外事所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是也致齊晝夜處適寢不豫外事所謂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是也

右齊

應氏撝謙禮樂彙編王禮篇宿尸前宿一日大宗伯宿戒尸明日朝大宗伯卜尸如卜日之禮命曰孝王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公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世祖以下同尚饗吉則遂宿尸七廟共七尸太祖之尸太卜卜之文武二尸卜師二人卜之四廟卜人四人分卜之若大輪則毀廟之主附穆各一尸共九尸大宗伯立於尸外門外羣執事各立於其後北面東上尸冕服出門左西

面宗伯辟還北面再拜稽首傳擯介告曰孝王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公以某妃配某氏筮子為皇祖之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祝傳命於擯擯傳介宗伯又再拜稽首宗伯退尸送揖不拜六尸皆如之若不吉則遂改筮尸

依周禮儀禮定

蕙田案天子諸侯之祭必有尸祭統君執圭瓚灌尸是諸侯之祭有尸也周禮守祧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之祭有尸也公羊子何休注曰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儀禮特牲饋食筮尸疏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若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為之故晁鷺曰公尸蓋以孫列之卿大夫為尸也尸之數則一廟一尸天子七諸侯五禮

器周旅酬六尸大禘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共九尸周禮大司樂尸出入則奏肆夏逆尸相尸禮小祝大祭祀逆尸祭統所使為尸者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陳氏祥道曰儀禮大夫前祭一曰筮尸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於尸再宿而戒士於尸一宿而無戒則大夫之禮有所屈士之禮有所伸推而上之則人君蓋亦前三日筮尸而宿戒之儀又加隆矣據此則宿尸之儀雖亡亦可理推惟宿尸者不知何人應氏謂大宗伯宿之未詳何據

右卜尸宿尸

應氏搗謙禮樂彙編王禮篇賓用先代之後賓如宗伯服出門左傳擯如諸公相朝之儀西面再拜宗伯東面再拜擯曰王薦歲事嘉賓將泣之政宿介傳命賓曰某屏之臣某敢不敬奉王事介傳命宗伯再拜賓答拜宗伯退賓拜送宗伯答拜二王之後助祭見詩傳

蕙田案宿賓之禮天子諸侯之祭無所考見其儀特牲有之書云虞賓在位商頌我有嘉客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書微子之命作賓於王家左傳宋先代之後于周為客則天子諸侯之祭蓋亦有賓而賓獻為九獻之一應氏據以補宿賓一條今存之

右宿賓

周禮天官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令百官府其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灋謂其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所當共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疏言式灋者謂祭祀大小皆有法而戒救使其具也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注比較次之疏使知善惡是否也夏官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

蕙田案以上三條掌戒具之官

春官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裸將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廟用脩凡裸事用概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

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大祭祀共其玉器而奉之

蕙田案以上裸具

注待者有事則給之

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
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
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鬯凡
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益齊況酌凡酒修
酌

天官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
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後世婦凡祭祀
共酒以往注世婦謂官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

禮記禮運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
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醢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醴與盎澄與沈蓋
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 疏此明祭祀酒之所陳之處元酒在室者元
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而大古無酒此小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以今雖有
五齊三酒實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北醴醑在戶醴謂醴齊醑謂益

齊以其後世所為醴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粢醴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
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
故陳在堂下也云醴與盎澄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醴醑之間有益此醴醑之
間有醴又周禮緹齊之下有沈齊此醴醑之下有澄齊故云醴與盎澄與沈蓋同
物也云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者古酒奠於室近酒奠於堂或奠於下是重古略
近其用酒之法四時之祭唯三齊三酒則自始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
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
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酌醴齊
因也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朝事時也又云君
親制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執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為獻進
執時君親制牲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齊以醴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
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酒鄭大夫之祭酌奠用酒
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
盎齊醴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
三尊各加元酒凡六尊也通齊齊盛明水黃彝盛元酒凡有十八尊
故崔氏云大禘祭凡十八尊其明水元酒之尊各在五齊三酒之上

蕙田案以上酒醴之具

周禮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
於月以共齊祀之明齋明燭共明水

蕙田案此條供明水火

天官冢人掌共巾冢祭祀以疏布巾冢八尊以畫布巾

五禮通考卷之六 宗廟時享

幕六彝

蕙田案此條具巾幕

亨人掌共鼎鑊

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

春秋桓公二年穀梁傳楊疏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

蕙田案以上供鼎鑊

春官小宗伯毛六牲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

注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

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疏頒之于五官者六卿應言六官而云五者天官尊不使奉牲故五官也云使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日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人廟即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

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綵共其水

藁

注音謂夕牲時也疏夕牲在祭前之夕正祭在燹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言也其牛將殺水所以洗牲藁所以薦牲

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箠以待事

疏詩云或肆或將肆

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夏官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

秋官犬人凡祭祀共其犬牲用牲物

春官雞人凡祭祀共其雞牲

蕙田案以上共犧牲之具

地官廩人凡祭祀共其接盛

蔡氏德晉曰接盛謂藉田所入之木惟用以交接鬼神而為黍盛不以給他用

舍人凡祭祀共其簠簋實之陳之

春人祭祀共其盶盛之米

饌人掌凡祭祀共盛

蕙田案以上供黍盛簠簋

天官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修之實

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

醢人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

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臠脾凡腊物

注脯非豆實豆當為羞聲之誤也臠膾肉脾讀

為判臚皆謂夾脊肉
又禮家以胖為牛體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謂四時所為膳食 (疏尋常所共者並在內)

獸人凡祭祀共其死獸生獸

地官圉人祭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遂師凡國祭祀共其野牲

夏官服不氏凡祭祀共其猛獸

蔡氏德晉曰猛獸謂
狼能之類中膳羞者

掌畜祭祀共卵鳥

地官甸衡祭祀共川奠

澤虞祭祀共澤物之奠

天官甸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鱸菹

鼈人祭祀共廬贏蜺以授醢人注醢人有廬贏蜺故以此三者授醢人

甸師祭祀共野果蔬之薦

地官場人祭祀共其果蔬

天官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注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
凍治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元謂散

鹽瀉高水
為鹽

蕙田案以上共庶羞籩豆之具

春官司服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

凡大祭祀共其衣服而奉之

蕙田案此條具冕服

典路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注出路王當乘之贊
駕說贊僕與趣馬也

司常凡祭祀各建其旗

蕙田案二條具車旗

天官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注旅眾也公卿以下即位所
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

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
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

幕人祭祀共其帷幕帟綬

蕙田案二條具幕次

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注鄭司農云昨席于主階設席王所坐也元謂昨讀日醉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

蕙田案以上具几席

天官典絲凡祭祀其黼畫組就之物

蕙田案此條其黼畫組就之物

夏官校人凡大祭祀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

蔡氏德晉曰幣馬取以獻神

蕙田案此條具幣馬

天官甸師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束茅立之祭前沃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縮縮浚也元謂茅以共祭之苴亦以

縮酒苴以藉祭縮酒

地官鄉師大祭祀共茅菹注鄭大夫謂祭前藉也元謂苴土虞禮所謂

命佐食取黍稷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益束而去之守祧云說祭藏其隋是與

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館注杜子春云菹讀

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為菹館或為菹館或曰布所以為藉也菹匱茅裹肉也元謂道布者為神所設中菹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也菹之言藉也祭食有菹菹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主先厘菹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厘菹以筐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土虞禮曰苴荆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席上又曰祝幣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束縮

陳氏禮書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于禮者也故

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茅有共于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共者凡祭祀也土虞有苴特牲少牢吉祭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菹館則凡王祭祀有苴矣賈公彥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於理或然

蔡氏德晉曰蕭香蒿也宗廟之祭以蕭合黍稷辟除穢之詩所謂取蕭祭脂記所謂蕭合黍稷是也茅用以沛酒謂之縮酒又以藉尸所祭黍稷

蕙田案以上具蕭茅匱主道布菹館
春官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磬展之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其兵物所鑄銘也疏庸功也言功器者伐國所獲

也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虞陳庸器注虞陳功器以華國也

地官鼓人以路鼓鼓鬼享

春官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夏官司兵祭祀授舞者兵

司戈盾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

蕙田案以上具樂舞庸器

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

蕙田案此條陳寶器

天官大府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外府凡祭祀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

蕙田案二條具財用

地官委人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

蔡氏德晉曰祖曰薪細曰蒸薪蒸以給炊煨木材以給張事

夏官司燿凡祭祀則祭燿

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

秋官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蕙田案以上共雜具

秋官銜枚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噐

司隸邦有祭祀則役其煩辱之事

蕙田案二條禁令其役

應氏搗謙禮樂彙編王禮篇前期三日亨人其鼎饌

內饗概鼎匕俎于饗饗饗饗在門外東塾北上寺人

帥女官而致於有司世婦率館人館人有奄概甑獻匕

與簠簋於廩爨在門外西塾北上饗饗八十有四羊七

豕七麋七鹿七狼七川大七廩爨四黍稷內饗率其屬陳鼎八十

有四於饌西北上陳俎八十有四各于其鼎西南登

鉶各八十有四又各七皆於饗饗南大祫則饗饗一百有八

白有八登舍人陳簠簋於饌西簠四十有二簋五十有

六大祫則簠五十有四司几筵鋪筵設同几見祭單席見禮筵太

祖於太室東鄉北鄉羣穆祖考從之西上筵武宗於

北牖南鄉羣昭祖考從之西上見未子或又筵太祖於

堂南鄉昭穆各三筵東鄉西鄉大祫東西各四筵郊特牲曰

又曰設祭于堂特牲設王昨席於室東北王位設黼依依前

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

几筵國賓於牖前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設后

昨席於室東南西房亦如之掌次張尸次於庭西有

幄張眾幕於門外具旅幕天府設盥尸盥七王盥一

匱水實於槃中篔巾在門之右洗設於阼階東南東

西當東榮陳玉鎮大寶器大司樂宿縣遂以聲展之

小胥正樂縣之位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簋陳庸器

縣鼓在西階下應鼓在東階下宮縣一肆司尊彝陳

雞彝鳥彝皆有舟此春祠夏禴之彝若秋嘗冬烝則用兩獻尊朝踐

兩象尊饋獻皆有鬯秋嘗冬烝則用著尊壺尊幕人奄以疏布

巾幕尊以畫布巾幕彝典瑞其玉瓚鬱人濯裸玉司

烜氏共明水梓人濯漑蒲勺玉爵玉觚玉觶璧角璧

散凡洗篚於東堂下勺爵觚觶實於篚此職於周禮無考據

梓人為飲器凡勺爵

觚臚皆梓人為之今補

右戒具陳設

天官寺人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佐世婦治禮事

春官小宗伯辨六盞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天官世婦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盞盛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春官世婦祭祀比其具帥六宮之人共盞盛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天官內司服凡祭祀其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九嬪及外內命服之首服以待祭祀

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右內官戒具

周禮天官大宰及執事眠滌濯

宰夫從太宰而眠滌濯

春官大宗伯宿眠滌濯涖玉鬯省牲饗

小宗伯省牲眠滌濯

肆師凡祭祀詔相其禮眠滌濯亦如之

應氏撝謙禮樂彙編王禮篇大冢宰帥執事即位於

門外揖入即位於堂下宰夫升自西階舉冪視尊彝

司尊彝告潔反降視玉瓚勺爵觚觶於東堂下梓人

宗廟時享

七

告潔東北面告濯具視樂縣小胥告樂具宰夫告於
太宰太宰出復外位宰夫之東塾視甑甗廩人告潔
視簠簋舍人告潔之東塾視鑊視鉶鑊烹人告潔視
匕俎舉鼎幕內饗告潔宰夫告潔於太宰命執事比
各具修事畢太宰退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帥執事卽
位於門外指入卽位於堂下肆師與二執事視勺爵
觚觶角散於筐取勺洗之兼執以升乃令司尊啟二
瓦甒之蓋司烜氏告潔肆師加二勺於甒南枋覆之
次加二勺於彝鬱人鬯人告潔加四勺於四尊加三
勺於三鬯亦如之肆師反降東北面告濯具大宗伯
出復外位肆師之西塾視烝盛舍人告潔視甑甗廩
人告潔反告於宗伯之東塾視鑊視鉶視匕俎舉
鼎幕內饗告潔反告於宗伯省牲牲人告充腊人告

備事畢告於宗伯乃退

右視滌濯泣玉鬯省牲鑊

蕙田案儀禮特牲禮祭前一日有視濯視牲
之儀祭日有陳設及位次之事少牢禮祭日
視殺視牲又羹定實鼎饌器又將祭卽位設
几加勺載俎蓋大夫士之祭不裸不薦血腥
惟室中尸主東面行饋食禮天子諸侯則有
裸鬯薦腥朝踐之禮大夫士之儀簡故陳設
省視皆在祭日天子諸侯禮繁則陳設省視
當在祭前之日及祭之日肆師告潔告備小
宗伯告時告備而已至於殺牲薦熟之事亦
與大夫士之禮不同也

周禮春官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疏言執書者謂執行祭
祀之書若今儀注以次

宗廟時序

末

位常者各居所掌位次常者此禮一定常行不改也

大宗伯凡享大鬼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典禮

小宗伯凡祭祀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祭之日告時於王告備於王

地官師氏凡祭祀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故書舉為與杜子春云常為與謂王與會同喪紀之事疏祭祀

則郊廟是也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

保氏凡祭祀王舉則從

夏官太僕祭祀正王之服位詔彙儀

司士凡祭祀詔相其彙事

春官肆師祭之日表齋盛告潔展器陳告備相治小禮

誅其怠慢者

禮記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在宗廟之中則

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

疏此論同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也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者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

周禮天官內小臣若有祭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

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

女御凡祭祀贊世婦

右祭日外內敘事

周禮春官雞人大祭祀夜嘒旦以詔百官注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

官使夙興

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告其有司主事者少半日宗人朝服北面曰

者至此旦明而告之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注雞人主呼且鳴鈴以應之聲且警眾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相應和之象

右嘒旦為期

周禮春官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夏官節服氏掌祭祀袞冕六人維王之常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

持輪凡祭祀則服而趨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注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

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注趨辟趨而辟

人行

夏官太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地官師氏凡祭祀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

王之門外且蹕

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疏凡邦之事謂祭祀之事王當出入來往

時練與王蹕止行人於宮中及廟中也王出何處當蹕長而行爾時則宮正為王執燭為明也

闈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大祭祀設門燎蹕宮門廟

門注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疏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也

內豎若有祭祀之事則為內人蹕

春官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

禮記祭統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然後會于太廟

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在房大司樂注太廟始祖廟也疏然後會于太廟者祭日君與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房下云夫人在房謂西房也

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

之分夫婦之位也注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東酌鬯尊是西房也

右王及后入廟

易觀卦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傳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

宗廟時享

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朱子本義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顯然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

語類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

周禮夏官小臣大祭祀沃盥王盥

疏王將獻尸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為王沃盥手也

春官天府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右王盥

禮記曾子問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

必蹕

注祝接神者也蹕止行者也疏禘合祭祖太祖三年一禘謂當禘之年則祝迎高曾祖兩四廟主于太祖廟祭之天子禘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

蕙田案注疏皆以禘為三年大禘據陳氏禮書云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禘祭夏秋

冬則合享植祭各于其廟合享同于太廟禘有三年之禘有時祭之禘時祭小禘也三年之禘大禘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則明時祭之禘為小禘矣蓋小禘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禘已及於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禘而何據此則四時之享有迎主之禮可知

右迎主

周禮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

辨六號二曰鬼號

注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疏謂若儀禮少牢特牲祝辭稱皇祖伯某

四曰牲號五曰盥號

注牲號為犧牲皆有名號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鬯鬯土虞禮曰敢用鬯牲鬯鬯香合疏大夫少牢祭故號此二牲士祭用特豕故號一牲言香合者據曲禮黍之號也故彼鄭注云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香淳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也

禮記卷八十六宗廟時享

凡大禮祀肆享則執明水火而祝號

注肆享祭宗廟也。祝號祝執明水火明主人圭潔之德。

云肆享宗廟也者案宗伯宗廟之祭六等皆稱享。

儀禮特牲饋食禮祝洗酌奠奠於鉶南遂命佐食啟會

佐食啟會卻於敦南出立於西南面

注酌奠奠其饋少牢饋食禮啟會乃奠之。疏引少牢者彼大夫禮與此士禮相變是以異也。

叔氏繼公曰酌奠酌其所奠之酒也不云酒而云奠因事言之。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

注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為主人釋辭于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嘉薦普淖用薦菜。

事于皇祖某子尚饗。疏引少牢祝祝已下者欲見迎尸之前釋孝子之辭也。

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少牢饋食禮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蓋二以

重設於敦南

注酌奠酌酒為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變成也。特牲饋食禮曰祝將為陰厭為神不為尸故云為神奠之也。云後酌者酒尊要成也。者上經先設餘饌此經乃酌者酒尊物設饌要由尊者成故後設之也。引特牲者酌奠之處當在鉶南此經不言故引為證也。云重累之者以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

茶饌各二二者各重累于敦南故合之也。

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

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

稽首

注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薦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疏說并物者異於人用也。

蕙田案儀禮祝酌奠二條注疏以為迎尸之

前將為陰厭為神不為尸故云為神奠之此

大夫士陰厭之禮即周禮太祝所掌肆享執

明水火而祝號者也天子諸侯有陰厭之禮

故大祝有祝號之掌祭統所謂詔祝於室特

牲所謂詔祝於室直祭祝于主者也周禮無

陰厭酌奠之文故據儀禮補之下文既奠然

有燔蕭合羶薌後有嗣舉奠即此奠也

禮記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注謂朝事時也。疏下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故知詔祝于室

當殺牲之初朝事之時也詔告也。

直祭祝於主

剛鬣用薦歲事于

注謂薦執時也直止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

馬氏晞孟曰詔祝於室求之內之深者也索祭祝於
所求之於外之遠者也求之深求之遠蓋不知神之
所在而求於此則疑於彼求於近則疑於遠而庶幾
神之饗也鄭氏釋直祭祝於主謂薦孰之時謂之正
祭蓋非是也

陸氏佃曰直祭祝於主謂尸未入祝而已是之謂直
祭若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主人西面祝祝曰
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
當此節

蕙田案特性此條上云般人先求諸陰周人
先求諸陽下接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

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
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山陰陸氏曰詔祝
於室求諸內也坐尸於堂求諸外用牲於
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之上也直祭祝于
主求諸近也索祭祝於祊求諸遠也蓋皆始
祭求神之事無緣中間忽雜入饋食及繹祭
事鄭氏之說實未可信今考直祭祝於主即
是詔祝於室是時方迎主人入室尚未迎尸祝
酌奠以饗神曾子問所謂陰厭周官所謂執
明水火而祝號鄭注云酌酒為神奠之是也
馬氏陸氏說極是乃疏既依注謂薦孰時矣
又引少牢敢用柔毛剛鬣云云可見孔氏亦
以此祝為即祝奠之祝而是時尸方未迎又

從注以為薦孰是騎牆之見也

祭統鋪筵設同凡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注祭者以其配亦不特凡也詔祝告事於尸也疏詔告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神請其尸於室求之

蕙田案此條禮所謂見事鬼神之道詔祝于室而出於祊與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同謂尸未迎而求神故祝酌奠於室也注疏乃以告事於尸釋之謂裸鬯饋熟醑尸之等抑泛矣經云交神明正特牲所謂于彼乎于此乎蓋道求而未得之意乃指求神之事耳故緊接上為依神句何乃指為饋食以後耶案鄭氏注特牲祭統兩處詔祝于室皆誤一以為詔毛血於室一以為告事於尸特牲以詔室二字相同而誤祭統以詔祝二字拘

泥而誤豈知詔室之事不止毛血詔祝之禮專指酌奠也

禮運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

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元酒于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

疏作其祝號者祝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元酒

蕙田案作其祝號元酒以祭正周禮太祝執明水火而祝號也祝號特牲少牢見於尸未入之前則此及周禮其為祝酌奠一節事明矣觀經文敘于薦其血毛之上則為始祭依神可知

祝以孝告

疏孝子告神以孝為首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

詩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

普淳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也酒謂鬯也

齊三酒也疏此章言正祭之事古者成王為祭之時祭神以清與酒清謂元酒也酒謂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鬯灌而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牡之牲迎而入於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事則文當總攝諸酒然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案三酒之名三日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

清酒者以言祭以清酒則以清酒祭
神也三酒卑於五齊非裸獻所用

蕙田案祭以清酒在從以騂牡之上正與禮
運作其祝號元酒以祭文在薦其血毛之上
同元酒清酒指酌奠之酒而酒又必加明水
加明水則太祝執以祝號者也祭以清酒則
祝酌奠于鉶南者也合諸經求之則為始祭
未迎尸之前祝酌奠而為陰厭信矣鄭以清
酒為裸事所用疏亦以鬱鬯不得為清酒可
見行文之不可牽強如此

陳氏禮書曰特牲禮主婦薦豆設敦鉶主人及佐食
宗人設鼎俎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然後祝出
迎尸少牢亦薦豆設敦設鼎俎祝酌奠主人再拜然
後祝出迎尸則未迎尸之前陰厭也陰厭西南奧奧

室之間故曰陰天子諸侯上大夫正祭有陰厭尸所
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為其無尸故也
正祭有厭為其尸不存故也陰厭尊有元酒

蕙田案注疏及通典經傳通解皆不言天子
諸侯祝酌奠為陰厭之事故凡遇詔祝之事
或以為薦血毛或以為告事于尸或以為饋
食各岐其說而不相合于元酒以祭祭以清
酒或以為廣言祭用酒事或以為設元酒于
五齊三酒之上于是天子諸侯陰厭一節竟
無著落而大祝酌奠之祝亦無安排遂使周
禮太祝之祝號虛懸而無歸宿而既奠燔蕭
之奠登餽受爵之嗣舉奠兩奠俱無根本所
以謂天子諸侯之祭禮亡蓋亡於注釋有以

也然觀太祝之辨鬼號執明水火而祝號則其為未迎尸之前酌奠之祝號無疑也是時尸未迎而主先在室故特牲曰詔祝于室直祭祝於主祭統曰詔祝於室則其為室中祝主之事而在血毛之詔尸裸獻之前無疑也是時祝先酌奠而加以明水故禮運曰元酒以祭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其為陰厭有元酒有酌奠饗神無疑也有此一節而後天子之祭陰厭之禮無闕既奠舉奠之事有本陳氏禮書謂王未迎尸陰厭也天子諸侯正祭有陰厭又曰厭所以飫神正祭有厭謂其尸不存故也又曰陰厭尊有元酒誠可謂深於禮者矣故今列入迎主之後迎尸之前俟學禮

者質焉

通禮蔡氏德晉曰特牲少半禮皆自饋食始故初即設饌祝酌奠于饌南天子諸侯祭禮有裸以降神則祝之酌奠饗神自當在裸後此時尚未設饌也先委之而後裸故拜安尸當在裸前裸則神已降故祝酌奠以依之祝延尸出坐及朝踐畢仍延尸入室而舉此奠也視之酌奠又須為嗣子舉奠張本固當及于王及后裸後也天子及上公祭用五齊九獻則裸用鬱齊宜以泛齊酌奠亦如之朝踐宜醴齊饋食宜盞齊王及后俱同三醕尸則王及后宜從齊賓長宜沈齊也

蕙田案蔡氏謂酌奠饗神及延尸入室舉此奠等又為嗣子舉奠張本其說密矣更以其說而推之燔燎燔蕭乃益為可信祭義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蕭見以蕭光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蕭一燔蕭也鄭康成以祭義為朝事之燔蕭以郊特牲為饋食之燔蕭推其意蓋以朝事之時安得有黍稷未祭安得有奠求其義而

不得故強分爲二禮今案郊特牲云取腓脛燔燎升首報陽也升首在燔燎之後則其爲朝事無疑而郊特牲之炳蕭合羶薌宜卽同此燔燎羶薌而既奠二字究無著落故先儒多疑之而未定何元子曰一祭而前後有二燎未知然否陳氏禮書曰蕭合腓脛黍稷而燔燎之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蓋之禮則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刲之則血毛詔於室以示其幽全腓脛燔於堂以達其臭氣而羹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足謂之尚臭也據二家之言皆以鄭氏分二節爲未確而又不肯遽定是皆脫去祝酌奠一節無說以破鄭氏故陳氏又疑

奠蓋之奠爲既奠之奠蓋疑之也今考郊特牲周人尚臭之下卽繼之以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迎牲致陰氣卽繼之以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與虞氏尚氣殷人尚聲皆是始求神之時朝踐以前之事則郊特牲之炳蕭必不在饋食之時且饋事則以人道親之不應復有求神之舉今既指出酌奠祝饗一節不惟爲嗣子舉奠張本而炳蕭之既奠亦豁然貫通無疑矣第蔡氏以此爲王及后裸之後考尸行灌禮天子及后各有一獻尸皆奠之不應再有酌奠饗神之事且饗神乃陰厭當在尸未入之前于義不合不可從

觀承案禮經雖亡散見於三禮中者未嘗不各有脈絡可通康成於禮可謂勤矣而說之不精往往騎牆而矛盾得後人融浹而貫串之先王典禮乃始粲然心目可知漢人說禮之不精亦尚是讀禮之不熟耳

右祝酌奠饗神陰厭

周禮春官小祝大祭祀送逆尸沃尸盥逆尸者為始祭迎尸是也云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案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于盤其時小祝沃水

太祝肆享逆尸令鐘鼓

王氏昭禹曰逆尸以鐘鼓為節太祝則令鐘鼓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少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

左右軌范乃飲范似酌酒與君之僕以其為尸則尊之似君也其在車則左執轡而受爵也尸位在左僕立於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祭左右軌范也所以祭者為其神助已不使傾危敬也乃飲者祭畢乃自飲也

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

在廟中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于臣全于子

周禮春官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疏謂尸初入廟時

天官掌次凡祭事張尸次注鄭司農云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

禮記禮器周坐尸

陳氏禮書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儀禮大夫士之禮

皆祝迎尸于門外祝入門左則固張于廟門之西矣

及其入也主人立于阼階東西面尸盥而進升自西

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

宗廟時享

宗廟時享

宗廟時享

宗廟時享

宗廟時享

而坐祝主人西面而立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而祭焉禮記曰周坐尸詔侑無方觀儀禮大夫士之祭則人君事尸之儀略可見矣

蔡氏德晉曰少牢禮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尸入門沃尸盥祝延尸尸升入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陸農師曰少牢特牲無朝踐故妥尸在饋尸之初若天子諸侯之妥尸宜在初入卽席灌尸之前孔仲達曰在奧東面以南爲尊主尊故在南尸來升席自北方尸主各席坐於主北

詩小雅楚茨以妥以侑

禮安坐也祝詔主人拜安尸

右迎尸入妥尸

應氏撝謙禮樂彙編王禮篇祭之日雞人夜啼旦以跽百官巾車展軫以應雞人太史奏雞鳴於階下鼓

人鼓路鼓應門擊柝王夙興鬱人薦鬯王裸鬯驚冕膳夫進食王一舉王世子及公族朝於內朝乃行駕玉輅典路贊駕太僕自左馭而前驅太馭掌馭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爲節齊右持馬陪乘王出在外朝典路贊說朝士序儀太僕正位公卿以下進見如外朝之位王步至太廟羣臣序從節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虎賁氏先後王而趨以卒五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條狼氏八人執鞭以趨辟宮正蹕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百官官以物至與祭者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官府各象其事大司寇及肆師率旅賁氏先入清宮王后服副衣褱衣赤舄乘重翟錫面朱纒自闈門出九嬪世婦女御女史從內小臣前驅內豎蹕

卽位於西房王卽位於門外東方西面王世子及公卿以下序爵於西方北面賓卽位于西方東面祭僕六人立於王後傳王命命太祝小祝立於賓西北東面北上小宗伯告備於王王揖先入太僕齊右祭僕從入虎賁氏列於兩階之東西序王先入門右大司樂令奏王夏御僕一人奉槃東面於庭南小臣奉匱水西面於槃東御僕一人奉篋巾西面于槃北乃沃王盥於槃上卒盥坐奠篋取巾興振之三以授王王拭乃入立於阼階與祭者從入列於階下如門外之位太祝小祝六人先時迎羣廟之主升於筵及是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具請升王登太宰奉幣從入太室祝在左王再拜稽首祝曰孝王某某年月吉日丁亥敢以嘉幣薦歲事於太祖某公以某妃配某氏

世廟以下

同尚饗王又再拜稽首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王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每尸一祝尸入門左王及賓皆辟位小祝沃盥如王入之儀大司樂令奏肆夏尸升自西階入室祝從王升自阼階大宗伯小宰師氏保氏御僕祭僕從祝先入東面尸升筵坐於主北王西向立於戶內拜妥尸尸不言答拜祝拜尸答拜遂坐大豕宰及六官升入拜妥羣尸亦如之

大禘則更用二王乃退立

蕙田案應氏所敘禮儀節次多有謬誤如王夙興鬱人薦鬯此見國語係藉田之禮其祭宗廟不見有夙興裸鬯之文恐未便添入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注謂以宗族事會竝不指祭時而言且寧有將入廟行祭而先

受朝之理又在外朝有序儀正位羣臣進見之儀俱繁冗無據既云王步至太廟又云節服氏維王之太常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忽步忽車不相照應入廟而旅賁清宮禮亦無文至入室祝拜不及酌奠尤為疎漏觀承案應氏禮書亦號詳明然細加考究其不免疎漏者有如此甚矣禮學之難言非有精心大力者烏足語此

五禮通考卷第八十六

五禮通考卷第八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廣泰纂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景曾
李太保總督魏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憲元 參校

吉禮八十七

宗廟時享

尚書洛誥王入太室裸

傳太室清廟裸告神 疏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鬯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奠不飲謂之裸周人尚臭祭禮以灌為重故曰王裸

夏氏僎曰郊特性云既灌然後出迎牲則裸在前殺牲在後今此先言殺後言裸者蓋此所謂王賓殺禮成格非謂諸侯至殺牲時始至也乃謂諸侯以王將舉此殺禮盛禮皆成助祭諸侯既至然後王入清廟裸酒也此與郊特性之義何異

禮記祭統獻之屬莫重于裸

方氏慈曰裸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故重裸陳氏禮書獻之屬有九而莫重于裸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

郊特牲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

玉氣也

疏灌用鬯臭者臭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鬯合鬯者鬱鬱金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條鬯也庚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者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于淵泉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鬯之柄也鬯所以斟鬯也玉氣潔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

周禮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王裸將之事

注又從太宰助王也將送也裸送送祿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裸裸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朝踐以後尸乃飲二裸為奠不飲故云不為飲主以祭祀云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者謂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為祭之向口啐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手地也

春官小宗伯凡祭祀以時將瓚裸

注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之王者此據授王彼小宰據授尸謂瓚既在王手小宰乃贊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

鬱人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

注節謂王奉玉送裸盥與后裸時奉瓚而酌鬱鬯云送裸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啐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停于祭前也王及后裸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鄭氏釋曰詔告以裸將之儀與夫多少之節小宗伯贊裸將師亦贊裸將鬱人詔之以其儀節而已

大雅文王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傳裸灌鬯也周人尚臭疏殷臣壯敏來助周祭裸將是也王于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灌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舉裸將以表祭祀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灌也

何氏楷曰小宗伯職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此將裸指小宗伯言謂送贊于王以行裸禮也今此詩明言裸將非言將裸正如孔氏舉裸將以表祭事之矣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

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皆有舟

禮記祭統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東房君執圭

瓚裸尸

注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疏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者以特牲少牢無此禮今此經裸後有迎牲之文是天子諸侯之事故鄭明之也

蕙田案以上王裸

周禮天官內宰大祭祀后裸則贊

注謂祭宗廟君既裸后乃從後裸也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大

宗伯執璋瓚亞裸此謂夫人不與而攝耳 疏大祭祀謂祭宗廟也后裸者謂室中一裸后亞王裸尸裸時以璋瓚授后鄭氏錡曰后當行裸獻之禮內幸贊其事使不失節

禮記祭統大宗執璋瓚亞裸注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 疏大宗主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往

之此不云夫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執璋瓚亞裸之禮璋瓚裸器

方氏慈曰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則大宗固有攝夫人亞裸之禮矣大宗即宗伯也

蕙田案以上后裸

禮記禮運孔疏祭日之旦王服袞冕而入尸亦袞冕入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為宮九變而降神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太室裸當灌之時眾尸皆在太廟中依次而裸所裸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

蕙田案疏從注以樂在灌前未是

通典祭之日王服袞冕而入廟王則奏以王夏王入立于東序后則副禕而入立于西序尸入之後乃就于西房尸服袞冕而人工則奏肆夏王及于室而不迎尸于是王以珪瓚酌雞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裸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裸神之一獻也后乃以璋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也

楊氏復曰司尊彝疏王以圭瓚酌雞彝鬱鬯始獻尸尸以灌地降神注凡鬱鬯尸受祭之啐之奠之此為裸神之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亞裸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注王既出而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皆祭啐奠同上此為裸神之二獻

陳氏禮書殷人尊神而交神于明故先樂而求諸陽
 周人尊禮而辨神于幽故先灌而求諸陰書曰王入
 大室裸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則尸入大室以圭瓚
 酌鬱鬯裸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裸其裸尸也如
 裸賓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
 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
 自灌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
 不裸考之于禮典瑞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之所
 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巳是裸不施于天地也然大
 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泣玉鬯表記曰親耕
 粢盛秬鬯以祀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
 裸也行人曰公再裸侯伯子男一裸諸侯有裸而卿
 無裸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于裸
 者此也

蕙田案周宗廟之祭以裸為重九獻之禮以
 裸為始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于裸郊特牲云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
 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其灌之制有彝有卣有
 圭瓚有璋瓚有秬鬯有鬱鬯彝有六周禮小
 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鄭注六彝雞
 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雉彝其用之各有時
 司尊彝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
 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皆有舟追享朝享裸
 用虎彝雉彝皆有舟每裸用二彝者賈氏云
 鬱鬯共齊皆配以明水雞彝盛明水鳥彝盛

鬱鬯鄭鍔則云王裸后亞之故用二彝王酌其一后酌其一案此較賈疏為長皆有舟者鄭司農以為若今時承槃陸佃以為如今世酒甗之類是也彝受三升尊受五升蓋彝以裸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尊所以大于彝也明堂位鬱尊用黃目鄭云即黃彝案黃彝又謂之鬱尊者以鬱鬯之所實名之蓋分言則有彝有尊合言則統名尊耳以盛秬鬯詩大雅江漢篇周書文侯之命竝稱秬鬯一白傳疏竝以白為中尊孫炎云尊彝為上鬯為下白為中尊孔疏云祭時實鬯酒于彝此用白者未祭則盛于白及祭則實于彝是也鬯人廟用脩鄭注脩讀曰白是也

案白是盛秬鬯之器故鬯人掌之裸時和之以鬱乃始實于彝而陳之故鬱人掌之鄭孔乃以為不用彝而用白為喪畢始禘饋食之禮其禮略故用白非也其王裸以圭瓚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春官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考工記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先鄭云于圭頭為器可以挹鬱裸祭謂之瓚後鄭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孔疏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以大圭為瓚柄詩早麓篇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箋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

金爲外朱中央孔云毛以器是黃金照酒亦黃故謂之黃流鄭易之者以言黃流在中當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瓚中赤而不黃故知非黃金說瓚之狀以冬官玉人璋狀言之案鄭說爲是朱子亦從鄭義后亞裸以璋瓚天官內宰大祭祀后裸則贊賈疏后亞王裸尸內宰以璋瓚授尸祭統大宗執璋瓚亞裸孔疏夫人有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其諸侯未賜圭瓚亦用璋瓚小宗伯鄭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王制孔疏竝同詩棫樸篇濟濟辟王左右奉璋鄭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非也亞裸乃后之事后有故則宗伯攝之此云用璋乃文王爲

諸侯時之禮非指后裸亦非宗伯攝行之裸泛引殊欠分曉璋形半圭璋瓚有三考工記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七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鄭注射琰出者也勺謂酒尊中勺也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賈疏圭瓚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所容亦小但形狀相似耳鄭鑿云裸圭之盤謂之瓚璋之盤謂之勺案祭統明有璋瓚之文鑿說非是鬯有秬鬯以秬黍爲酒未和鬯者盛之于勺春官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廟用勺詩書左傳竝云秬鬯一勺是也有鬯鬯築鬯金香草煮之和秬鬯實之

于彝春官鬱人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
 彝而陳之郊特牲鬱合鬯是也柎鬯鄭云鬯
 釀柎為酒芬香條暢于上下柎如黑黍一稗
 二米鬱鬯鄭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
 農云鬱草名十葉為貫一百二十貫為築以
 煮之鏹中停于祭前鬱為草若蘭肆師及果
 築鬯鬯讀為煮鄭司農云築煮築香草煮以
 為鬯雜記暢白以柎柎以梧孔疏暢謂鬱鬯
 柎柏也梧桐也謂以柏為白柎為柎擣鬱鬯
 也據此則以柎黍為酒盛之于白者鬯人所
 掌也築鬱金香草擣之煮之者肆師所掌也
 以所築煮和鬯酒以實彝而陳之者鬱人所
 掌也其儀節前一日司尊彝陳六彝鬯人共

柎鬯肆師為鬱鬯鬱人其裸器典瑞設圭瓚
 璋瓚祭之日逆尸入室大祝君純冕立于阼夫
 人副禕立于房中祭鬱人濯圭瓚璋瓚和鬱
 鬯以實彝而陳之奉王沃盥春王入太室裸
 洛執圭瓚裸尸祭小宗伯授王圭瓚小宰贊
 王授尸小宗伯尸受之灌地以祭之向口啐之
 奠之于地小宰是為始獻后以璋瓚亞裸內宰
 贊之后若有故不與大宗伯執璋瓚攝后裸
 祭統執璋瓚者其判在內朱子尸受祭之啐之奠
 之小宰是為亞獻既灌然後迎牲坐尸于堂並郊
 行朝踐之禮其云裸將者周禮鬱人詔裸將
 之儀小宰贊王裸將之事小宗伯以時將
 裸詩大雅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注疏並云

將送也猶奉也小宗伯奉瓚裸而授王賓客以瓚鬯而授小宗伯謂之裸將惟殷士裸將孔氏以為此周人尙臭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灌是也其諸侯未賜圭瓚者不得為鬯白虎通云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蒹庶人艾王制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說者以為未賜圭瓚者每祭請鬯于天子而用裸非也此言向未賜圭瓚而今始賜者則天子必資之以鬯如詩江漢篇云釐爾圭瓚必兼以秬鬯一亩程大昌云初賜圭瓚未及自為之鬯即并鬯以賜使歸告祖案此正所謂資鬯于天子也書文侯之命用賚爾秬鬯一亩

僖二十八年左氏傳王賜晉侯秬鬯一亩孔疏云言秬鬯必以圭瓚副可知是也白虎通云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後賜之秬鬯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之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美德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

應氏搗謙禮樂彙編王禮篇御僕進盥鬱人沃盥如初濯裸玉授王小宰贊王就雞彝司彝舉冪王酌鬱鬯司彝反冪王執圭瓚裸尸灌之于地以瓚授祝祝授小宰王拜太祖尸答拜三退出卿大夫皆出后盥于內洗內宰濯璋瓚授外宗外宗以授王后后就鳥

五禮通考卷之七
八
彝酌鬱鬯司尊啟冪反冪如初后執璋瓚亞獻授外
宗后拜太祖尸答拜后興入于西房王后有事不與
則大宗伯攝之而亞裸賓執璋瓚酌雞彝三裸殷士
裸將如儀

蕙田案經文所載裸事參伍考之蓋已詳明
唯王與后執圭璋灌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
鄭氏謂尸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向口啐之
乃奠之于地應氏謂啐之是饗味奠之則非
達于淵泉夫祭之便是灌地降神達于淵泉
矣乃略去祭之一層但舉啐之奠之爲說非
是又裸將經文只有正裸亞裸而贊裸將者
特諸臣助祭事詩殷士裸將鄭氏謂周人尙
臭舉裸將以表祭事不必專助行裸是也應

氏又添入賓裸一層非是

右裸 王一獻后亞獻

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率瞽登歌令奏擊拊疏大祭祀之時

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率瞽人登堂于西階之
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附所以導引歌者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

禮記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

疏升升堂也升樂工于
廟堂而歌清廟詩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
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
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
禮矣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疏致神則下神也周
禮是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而裸焉據宗廟肆獻

蕙田案殷人先作樂而後迎牲故曰先求諸

陽周人既裸而後迎牲故曰先求諸陰其實
殷人亦未嘗不灌灌在作樂之後周人亦未
嘗不作樂作樂在既裸之後先陽後陰重在
樂先陰後陽重在裸非殷人有樂而無裸周
人有裸而無樂也鄭氏先奏樂而後灌之說
與經文未協今移入裸後蓋即升歌清廟時
也

右作樂降神

周禮春官太祝逆牲合鐘鼓

禮記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

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

祭統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

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

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

周禮地官充人碩牲則贊

封人歌舞牲

春秋桓公六年左氏傳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膋謂民

注灌謂以圭贊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于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疏先

求神後迎牲也云天子諸侯之禮也者以儀禮少牢特牲是大夫士之禮無臭鬱灌鬯之事故也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疏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

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瘕蠶也
注博廣也碩大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膄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

禮記禮器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
注納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牲疏此謂祿也既訖君出廟門以迎牲牽牲而入納于庭之時于時須告神以殺牲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

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
注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陸氏佃曰君牽牲夫人奠盎此當朝踐之節鄭氏謂釋祭說也

蕙田案奠盎與牽牲相屬明係朝踐薦血時
即禮器君親制祭夫人所薦之盎也將薦之
必先奠之蓋君迎牲而夫人薦豆籩君牽牲
而夫人薦盎朝事延尸于堂燔燎制祭既有
豆籩必有酒齊正所謂設祭于堂也

禮器納牲詔于庭
疏納牲詔于庭者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詔于庭

右迎牲詔牲

禮記郊特牲坐尸于堂
注坐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疏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于堂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邊豆也坐尸于堂者既灌之後尸出堂坐尸西而南面也鄭注云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者在與東面以南為尊主尊故居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于戶外尸南面主席于東面是也

陳氏禮書尸入既裸于室然後延之于戶西坐于主
東南面行朝踐之禮焉延之于戶西所謂坐尸于堂
是也坐于主東所謂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是也南
面所謂子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也

又曰儀禮大夫士無裸禮故殺牲而後迎尸天子諸
侯有裸禮故迎尸而後迎牲鄭氏曰迎牲之時坐尸
于堂西南面坐主于堂西東面至薦孰乃更延主于
室之奧尸坐于主北然祭統曰所使為尸者于祭者

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則尸之在堂固南面矣特牲少牢皆坐尸于室西東面則尸之在室西東面矣鄭氏曰延主于室之奧尸坐于主北其說或然其言堂上坐主于西東面是象神者與神異嚮無是理也

蕙田案堂以南面為尊所謂負斧扆南面是也室以東面為尊所以當戶而坐室西南隅為奧也鄭氏蓋牽于室中東面故并以釋堂上主席耳陳氏辨之極是

禮器設祭于堂

注設祭之饌于堂人君禮焉疏設祭于堂者謂薦腥醴時設此所薦饌于堂

春官司尊彝鄭注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賈疏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于是薦朝事八豆八籩王迎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于碑王

既殺太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為七體薦于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經朝踐用兩獻尊也云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者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今在王獻後乃言后薦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后言薦豆籩也陳氏禮書朝踐亦謂之朝事又謂之朝獻以象朝時之所養也

蔡氏德晉曰朝獻謂朝時尸既課獻坐之于堂殺牲以薦血腥燔之事踐即籩豆有踐之踐行列之貌此時后先薦朝事之豆籩設之有行列也

蕙田案郊特牲有虞氏之祭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孔疏血謂祭祀以血詔神于室腥謂薦腥肉于堂爛謂沈肉于湯次腥亦薦于堂今案詔毛血後有燔燎制祭蓋肺肝首心

君親制祭夫人奠盎等儀節皆在祭腥祭爛之前是皆血祭也詩云取其血管則合黍稷腍骨而燔之洗肝于鬱鬯而制之明皆是血矣入以告神于室出以墮于主前則亦在堂矣孔氏但以祭腥爛為在堂專以詔血毛于室為血祭恐遺卻燔燎制祭奠盎等事不知設祭于堂是總言朝踐血腥爛祭之祭故欲設祭而先坐尸于堂是此條乃是朝踐薦饗之總括下夫人薦豆邊薦盎薦況正是設祭事也

右坐尸設祭于堂

周禮天官甸人朝事之邊其實醴黃白黑形鹽臠鮑魚

外后薦此入邊先鄭不推上下文勢祭禮為義直以為生人所食解之故後鄭不從也元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者案司尊彝職除二灌有朝踐饋獻為食前二節彼又有朝獻再獻食後饋尸為一節又參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復為一節總四節亦據祭宗廟故鄭云然也

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鷓青菹鹿鷓茆

菹麋鷓疏言朝事之豆者亦謂朝踐節

春官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邊

注眡視其實疏云佐王后薦玉豆者凡王之豆邊皆玉飾之餘文豆邊不云玉者文略皆有玉可知若然直云薦豆不云邊者以豆云玉略邊不言義可知也云眡豆邊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眡其實也

禮記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校豆中央直者也人授夫

明堂位夫人薦豆邊命婦贊夫人注命婦于內則世婦也于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

尸之時也命婦助夫人謂薦豆邊及祭祀之屬

方氏慙曰逆牲于門則薦豆邊于室可知牲則于外男子之事故君迎之豆邊則膳羞婦人之事故夫人薦焉與五官奉六牲六官奉六盞同義經有言邊豆何也凡邊則豆從之用豆則邊不必從也故禮器言天子諸侯之豆數鄉飲酒言五十六十之豆數未有特言邊者若晉侯享季孫兩有加邊而武子辭則雖

或特言邊固亦有豆矣周官邊人掌四邊之實臨人掌四豆之實其序則先邊人而後醢人焉蓋以邊尊而豆卑故也及其竝陳則邊居邊而豆居裏然則以尊卑言故曰邊豆以內外言故曰豆邊其實一也君與夫人祭主也心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

蕙田案朝事之豆邊薦于室饋食之豆邊薦于室方氏概言薦豆邊于室非也郊特牲坐尸于堂鄭注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禮運孔疏太祖之尸坐于尸西南面主在其右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

祭統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右薦朝事豆籩

周禮夏官司弓矢凡祭祀其射牲之弓矢

注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

唯射為可國語曰肅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疏案禮記君親制祭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則射殺兼為而言唯射者彼亦示行之非正制之耳

射人祭祀則贊射牲注悉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肅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今立秋有龜劉云疏鄭知悉嘗之禮

有射豕者據逸丞嘗禮而知云國語曰肅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者據祭天之時射則贊也若然宗廟之祭秋冬則射之春夏否也祭天則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共于射牲之弓矢此射人贊射牲也諸侯以下則不射楚語曰劉羊擊豕而已云今立秋有龜劉云者漢時苑中有龜劉即爾雅龜似狸劉殺也云立秋獵殺物引之者證悉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法

易氏祓曰祭祀之禮以牲為重視牲分性養性巡牲見于未祭之先將祭之時則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者射人所掌則射牲之禮而已國語曰肅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此雖天子自為之方其迎牲于門則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至于君親射牲而孤卿大夫成與焉此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以其掌射法治射儀故也

右射牲

詩小雅信南山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

傳鸞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後享于祖考納亨時毛以告純也膏脂膏也乃隨從于後以辟牲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合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腓管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膏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事曰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太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享于祖考知是納亨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于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

牲曰割刀之用而鬻刀之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鬻刀以割之取腓臂則此亦卿大夫也經言以啟其毛取其血管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啟皮而云啟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毛以告純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管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昔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取腓臂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也

朱子集傳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于陰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鬻刀刀有鈴也管脂膏也啟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管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于蕭而燔之以求神于陽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何氏謂孔疏謂鬻其毛以難通所取之毛以耳毛為上所謂毛牛尚耳是也取血以祭即所謂腓也孔云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又郊特牲云血祭盛氣也疏謂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也愚案二義兼之始備又血亦所用以燎也取管為備燔燎之用以告臭也先儒皆謂當朝踐時祝取腓臂燎于爐入以告神于室始升牲首于室故郊特牲云取腓臂燔燎升首報陽也以升首在燔燎之後故知當朝踐時也朝踐之禮行于灌後亦謂之朝事謂黍稷祭事也故祭義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羶即血管薌即黍稷先儒又謂此朝踐時之燎及薦熟時又有燎故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謂薦熟時也據此則一祭而前後有二燎未知然否

禮記祭義鬻刀以割取腓臂乃退疏用鬻刀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管以供豕

肝及熟蕭也乃退者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封血毛腓臂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說文云腓血祭管是牛腸間脂也

右取腓臂

禮記禮器血毛詔于室疏謂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于室

方氏憲曰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于室以室比庭為幽故也

禮運薦其血毛疏薦其血毛者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于室也

國語楚語觀射父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

獻具為齊敬也注物色也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于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

禮記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注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疏毛血謂祝初薦毛血于室時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性體肉裏美善告全者性體外色完具所以備此告幽全之物者貴其性之純善之道也

方氏慤曰信南山言以啟其毛取其血營蓋謂是矣

右詔血毛

禮記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甌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禮之至也注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為甌字之誤也羶當為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為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以俠甌謂雞之兩甌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疏報氣謂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孰之前也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脾管燎于爐炭甌謂雞也燔脾管兼蒸蕭蒿是雞以蕭氣此等三祭是報氣也薦黍稷者謂饋熟時薦此黍稷羞肝肺首心者羞進也謂薦黍稷之時進肝之與肺及首之與心甌雞也言祭黍稷之時雞以兩甌醴酒更加之以鬱鬯饋熟報魄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熟是報魄祭初所以加鬱鬯

初是報魄也魄在地下鬱鬯灌地惟是祭初亦是報魄不當薦熟之時故云加也

慕容氏彥逢曰前言氣魄為鬼神之盛所謂二端于是禮稱事而立緣情而行本乎二者為之故曰報以二禮特牲曰祭求諸陰陽之義禮運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蓋灌以求諸陰燎以求諸陽所謂二禮也二者朝事之所行而鄭以薦黍稷為饋食之時失之矣夫求神必于祭之始而祭之始必合鬼神以嘉魂魄所謂臭陰達于淵泉是也周人先求諸陰既灌然後迎牲至饋食而後報魄不已後乎况灌用鬱鬯貴氣用肝肺首心與黍稷同為朝事之時所用非必有于薦熟之時也其所謂建設朝事以取脾管而燔燎焉則脾管為羶黍稷為薌故謂之羶薌也鄭以羶為馨誤矣甌以蕭光甌以俠甌則求諸陰陽欲其氣之無

不達故又雜之以二者焉蕭之氣芳烈而遠聞以魂
氣無所不之也兩甌謂用酒醴以報魄取其近人者
焉欲其同于生也

方氏慤曰甌蓋瓦器有兩甌故曰俠以諸物見于夾
甌之間故曰甌以俠甌又副之以鬱鬯之彝故曰加
以鬱鬯宗廟之祭裸而後獻此于鬯言加者以尊尊
而彝卑也瓦甌之所獻鬱鬯之所灌皆非饋食之事
陸氏佃曰王已迎牲后已奠器然後取蕭祭脂以合
羶香奏樂以合聲舞此降神之序也禮云既奠然後
炳蕭是也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
于牆屋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朝踐之事于是行焉延
尸于戶西尸南面主東向王乃殺牲啟其血毛祝出
受之而以血告幽以毛告全皆于室更取腍膋燎于

爐炭之上見以蕭光升首焉以報陽又羞肺肝首心
雜以瓦甌加以鬱尊以報陰羞肺肝首心周人朝事
之羞備四代之尚也故郊特牲曰祭黍稷加肺祭齊
加明水報陰也取腍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建設
朝事燔燎羶蕝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肺肝
首心見閒以俠甌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祭義之報氣
卽特牲所謂報陽祭義之報魄卽特牲所謂報陰裸
獻之時有所謂求朝獻之時有所謂報因其理也
蔡氏德晉曰薦黍稷謂米亦生而薦之以待燔燎象
上古之燔黍加黍米于燒石上而燔之也猶喪禮飯
用生米禮運謂之飯腥也孔穎達謂膾肝肺有二時
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營貫之入室燎于爐炭出以
隋于主前二是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膾肺

橫切之使不絕亦奠于俎上又竝臠之是也

蕙田案二禮鄭氏謂朝踐饋食慕容氏以求諸陰陽釋之是也此文明言建設朝事則報氣報魄均為朝事可知鄭氏特泥于薦黍稷為饋食時事其註郊特牲既奠二字云為特牲饋食云祝酌奠于鉶南故以為饋食之禮不知祝酌奠于鉶南乃士大夫饋食禮未迎尸以前事天子諸侯之酌奠亦當在未迎尸之前天子諸侯有朝踐有饋食特牲少牢大夫士禮有饋食無朝踐乃以天子諸侯之祝酌奠下同于大夫士詎知所謂饋食者乃祭禮之名而非當饋食之節也即據此一註可知鄭氏亦以既奠為祝酌奠之奠乃因其見

于士大夫饋食禮而謂即當饋食之時豈知天子諸侯之饋食在後而酌奠在朝踐之先不唯其說之未確而其誤解之故鄭氏已明自露矣薦黍稷羞肺肝首心即君親制祭事蔡氏謂黍稷亦生而薦之猶喪禮飯用生米禮運謂之飯腥極有據蓋當是時以神道事尸故薦血毛羞肺肝首心皆是生用薦益加鬱鬯皆與饋食不同則其為黍稷之生米可知蓋用以合蕭與脂而燔燎之郊特牲所謂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此文所云羶薌者也豈饋食之黍稷乎加以鬱鬯者是時尸方裸後鬱鬯猶奠之于地本非與黍稷肺肝同薦羞故曰加方氏謂裸而後獻言加者以

尊尊而彝卑瓦甒之所獻鬱鬯之所灌皆非
饋食時事真有識之言卽孔疏亦曰不當薦
熟之時故云加亦可知其辭之岐矣陸農師
以羞肺肝首心謂周人朝事之羞備四代之
尙創論亦確論蓋明堂位所言尙首尙心尙
肝尙肺乃按祭之事在饋熟之時故祭黍稷
加肺未嘗兼用肝與首心此兼言之故郊特
牲曰祭肺肝心貴氣主也則其爲非按祭之
雞肺絕肺而爲制祭之所薦又明矣報氣報
魄謂卽郊特牲之報陽報陰尤爲融洽總之
鄭氏因誤認二禮爲朝踐饋食故炳蕭燔燎
以祭義郊特牲分爲二事謂兩度燔蕭于黍
稷則以爲饋食之粢盛于肺肝首心則以爲

按祭而鬱鬯爲禋時所獻者亦并入饋食之
時以致經文之意旨祭祀之節次觸處窒礙
諸儒雖見及此而其說卒未歸于一故臚列
而詳說之俾聖經之條理各有歸宿學禮者
于此得其間而求之可也

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

羶注既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廟南是也蕭羶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燔之

取腍管燔燎報陽也注腍管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疏朝踐時祝取腍管燔于爐炭入以告神于室出以

接于室前又升首于室至薦熟時祝更取腍管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臭陽達于牆屋也腍管黍稷並是陽氣之物故云報陽也

方氏慈曰黍稷地產皆陰類也燔燎之火則司烜氏所取于日者也

陳氏禮書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以形魄歸于地而
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以魂氣歸于天
而求諸陽也祭祀君與夫人所以自盡者也故君灌

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盞記言灌以圭璋
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炳蕭是迎牲奠
盞皆在既灌之後而炳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求神
之始也而炳蕭次之迎牲奠盞事神之始也而獻薦
次之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爲未又求諸陽而曲致焉
則神其不格乎設燔燎羶羶見以蕭光則羶臠膋之
氣也羶黍稷之氣也蕭合臠膋黍稷而燔燎之在朝
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盞之禮則祭義郊特
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割之則血毛告于
室以示其幽全臠膋于堂以達其臭氣而奠定之
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也鄭康成以祭
義所言爲朝事之燔蕭以郊特牲所言爲饋食之燔
蕭

蕙田案蕭合黍稷便是祭義之燔燎羶香止
是一事所謂既奠者卽儀禮祝酌奠于鉶南
在士大夫爲未迎尸之前在天子亦在未迎
尸未朝踐之先故曰既奠然後燔蕭合羶羶
其爲殺牲制祭之事明矣康成釋既奠爲卽
特牲祝酌奠于鉶南之奠可知天子諸侯自
有陰厭酌奠之禮矣乃泥于饋食之禮遂并
入于饋食之時其謬固可不攻而自破至燔
燎燔蕭皆是求神之事與酌奠裸獻詔室制
祭枋祭皆在朝踐之時豈有合亨之後進黍
稷之時以人道事神忽又加以燔燎之理此
考之于經求之于義可斷然信其朝踐之事
而非有再度之燔蕭審矣陳氏雖疑之而以

莫盜為說其病正坐在忘卻陰厭一節事耳

詩大雅生民篇取蕭祭脂

傳取蕭合黍稷與祭牲之脂熱之合黍稷也

于行神之位馨香既聞疏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于牆屋故記酌于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

采子集傳蕭蒿也脂脾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脾膋

熱之使臭達牆屋也

何氏指曰此指宗廟之祭言取香蒿及祭牲之脂雜燒之所以達其馨香之氣使神歆享之也其燒此二物又必合黍稷古人以神之道微不可搏執故求萬物之理以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故用百物之英華庶幾靈而留之此蕭之氣達于牆屋則牆內乃蕭蒿之地故曰蕭蒿之內王應麟云古所謂香者如此章形五禮精義謂祭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考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禮記郊特牲詔祝于室

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甘脾膋燔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

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陪于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疏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于堂祝乃取牲脾膋燔于爐炭入告神于室又出陪于主當此時王乃親洗肝于鬱鬯而燔之以制于主前今人謂于室是燔于爐炭入告于室也云云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陪于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

禮器君親制祭

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于鬱鬯以祭于鬱鬯入以祭神于室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于鬱鬯以祭

于鬱鬯入以祭神于室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于鬱鬯以祭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脾膋之後又燔祭祭腥則脾膋所用在脾膋之前故知血膋是朝事時也

祭統君執鸞刀羞膋

注膋膋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制之疏膋入室燎于爐炭出薦之主前一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制所羞膋肺橫切之使

不絕亦奠于俎上口並膋之故云羞膋一云羞淮也謂君用鸞刀制此膋肉以進之案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膋之故鄭云膋肺祭肺之屬也

郊特牲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

注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股祭肝夏祭

心疏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肺肝心三者皆為氣之主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氣之主也血腥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

方氏慈曰經血腥燭祭用氣也然腥燭之氣不若血之幽氣聚于幽而散于明張則盛矣故曰血祭盛氣也五行之氣在人則為五臟之氣各有所主而性亦象之肺則金氣之所主也肝心木火氣之所主也經獨言二者則以三代之所用者言之故也

蕙田案疏亦以祭肺肝心為制祭薦血腥蓋

文義之自然雖欲強從注家之說而不覺自
岐其指矣惟謂制祭後又薦血腥未安詳見
後條

周禮春官太祝隋釁

注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疏鄭云隋釁謂薦血也者賈氏云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而以為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于中輒有豐廟塗鼓直稱釁何得兼言隋故為祭祀薦血解之

蕙田案隋釁注疏謂宗廟薦血極是禮器君
親制祭注疏謂朝事進血嘗時制肝于鬱鬯
以祭于室及主郊特牲詔祝于室注疏謂取
牲胾嘗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
詔神于室又出以隋于主前隋祭也謂分減
肝嘗以祭主前祭統君執鸞刀羞濟疏鸞刀
羞濟濟肝肺也濟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
肝以嘗貫之入室燎于爐炭出薦之主前祭

義羞肺肝首心郊特牲血祭也祭肺肝心疏
謂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肺肝心三
者竝為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據此則朝踐
時燔燎制祭羞肺肝首心即是血祭以君親
制之謂之制祭取肺肝與嘗薦之謂之血祭
也經謂血腥燔祭此正血祭無疑周禮太祝
所掌蓋天子之事耳先儒以祭肺肝心專謂
饋食時者誤不知肺肝首心有生有孰朝踐
薦生而兼血饋食薦孰而在俎疏義極明不
可混也惟疏謂血祭是制祭後又薦血腥分
制祭血祭為二似未安詳考經文制祭之外
更無血祭一節事也

辨賈疏祭宗廟不薦血

周禮春官司尊彝注朝踐謂薦血腥質疏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

蕙田案賈氏此疏與太祝隋贊條互異

禮器郊血孔疏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燔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是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周語云禘郊則有全烝是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裸享先王是大饗有腥有孰也此云三獻燔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既有血有燔明有腥有孰可知也郊天與大饗三獻竝有血腥燔孰今所以各言者一皇氏曰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燔孰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于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為主其宗

廟之祭皆然也

蕙田案信南山詩取其血管禮運薦其血毛

禮器血毛詔于室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

也血祭盛氣也皆宗廟薦血之據賈氏祭宗

廟無血甚誤

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疏君斷制牲肝洗于鬱鬯入以祭神于室于此之時夫人薦盎齊以獻之

蕙田案禮運云醴醴以獻疏謂朝踐之時用

醴此盎齊即醴奠盎即醴醴以獻也祭義君

牽牲夫人奠盎至此乃薦之奠而後薦正是

一事蓋制祭所以求神求神則必有薦獻也

祭統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況水注況盎齊也盎齊況酌也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疏宗婦執盎

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以從夫人夫人薦況水者况即盎齊由其謂用清酒以況沛之況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于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況齊而薦之者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盎齊况酌也者周禮司尊彝文案彼注云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謂之況酌鄭引此者解經夫人薦況是盎齊也云

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者以經夫人薦沉祇是薦盞不薦明水今經薦沉之下別更言水此謂明水也以盞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盞而連言水耳知盞齊加明水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

方氏登曰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盞者按君奉牲時也祭義天人奠盞與此合薦沉水郊特牲所謂明水沉齊貴新是也酌齊則必用沉矣祭義不言略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盞齊沉酌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醲酒盞齊也郊特牲曰醲酒沉于清盞齊差清和以清酒泅之而已疏醲酒盞齊也者盞次醲禮連醲次醲以醲當盞處即一物明醲酒盞齊也盞齊云酒則酒齊亦通云醲酒沉于清者醲酒即盞齊盞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沉謂新亦謂泅之也彼記人亦取此盞齊沉酌解之以盞齊欲泅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泅泅使可酌故直云沉

禮記郊特牲醲酒沉于清醲酒盞齊盞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泅之而已泅盞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同又周禮醲齊之後有盞齊禮連醲後有醲故知醲謂盞齊也

禮運醲醲以獻醲醲以獻者朝踐之時設此元酒于大齊之元酒以祭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

周禮天官甸人饗凡宗廟之祭祀掌制亨之事甸人饗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

右燔燎蕭制祭奠盞

夏官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也者若據祭祀則禮運云腥其俎執其體其大豕牛羊之類

詩小雅楚茨或剝或亨或肆或將其肉 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 疏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將齊釋言文郭璞曰謂分齊也地官甸人云凡祭祀其牲之互注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于互上也就互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于上以配或剝耳禮運口腥其俎執其體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爛之腥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

蕙田案楚茨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鄭異義毛以肆為陳于互將為齊其肉此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以肆為肆其骨體于俎將為奉持而進之此是饋食時事朱子從鄭義今案楚茨所言禮儀節次頗分明絜爾牛羊下止當言殺牲至執爨以下方是饋食時事此方

言絜爾牛羊遽言饋食則竟遺卻朝踐一節矣況云肆其骨體于俎與下為俎孔碩又相復則鄭義不如毛義之長

周禮地官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

也肆解也謂于俎上進所解牲體于神座前肆解骨體者為七體解之故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案士喪禮曰特豚四鬣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鬣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解當彼鬣也後鄭必不從先鄭為肆陳骨體為二十一體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散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醒之也孰其散謂體解而燔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奉入時即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案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絜明知不得先有體解若然則禘郊之事先全絜始後豚解也若宗廟之祭則無全絜先豚解次體解禮運所云者是也

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

虞禮云主人不視豚解豚解之法則士喪禮特豚四鬣去蹄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若然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正祭即體解為二十一體喪事略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燔有孰故初創踐有豚解而醒之饗獻則有體解而醒之醢尸乃有孰與大夫士不同也

禮記郊特牲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

首肉袒者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極乃是服順于親也

方氏慈曰袒則肉露故謂之內袒所以致親割之勞割謂割牲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為敬之至服屈服于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勿剪勿拜而以拜為屈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稽首服之甚也首雖至地又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肉袒服之盡也

周禮夏官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者見郊特牲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注云制祭之後升牲首于北墉下云報陽者首為陽對足為陰祭祀之時三牲之首俱升此特言羊者以其羊人所升不升餘牲故言羊也

禮記郊特牲升首于室

注謂制祭之後升牲首于北墉下尊首尚氣也

方氏慈曰升首于室即升首報陽若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

首也者直也

注直者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直疏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

方氏慈曰首謂升首也首直而直支偶而曲故曰首也者直也以其直故得特達以升于室焉

升首報陽也

方氏慈曰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也

蕙田案殺牲取血膋而詔祝于室隋于主前

夫人莫益則血祭已畢至是將舉腥祭乃割牲而豚解之正所謂或肆或將者也首牲體之元為腥肉之尊者故先升之祭血自詔室而及堂祭腥在堂而升首于室于彼于此皆所以求神也故合割牲升首為一條以為薦腥薦爛之漸

辨陸佃割牲為饋食時事

郊特牲肉袒割牲曰凡祭稽首不必肉袒肉袒不必稽首兼之者此血蓋朝踐以前以素為貴天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為貴君臣之事多

蕙田案肉袒割牲亦朝踐之事說者以為饋食以後非也山陰陸氏于祭義教民相愛節訓朝踐尊而饋食親于此處又云朝踐以前父子之事饋食以後君臣之事義不相顧緣強說割牲為饋食事故也

辨陸佃升首獨羊之說

祭義鷹刀以到取腓膂陸佃曰郊特牲曰取腓膂燔燎升首報陽也與此取膂膂不同彼羊也此牛也知然者以羊人云祭祀割牲登其首知之也

蕙田案升首于室三牲竝升不獨羊也周禮羊人登其首賈疏謂祭祀時三牲之首俱升特言羊者以其羊人所升不升餘牲故言羊羊是也陸氏分郊特牲取腓膂為羊祭義取膂膂膂為牛甚誤

右割牲升首

禮記禮運腥其俎

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疏腥其俎者謂朝踐時

體兩髀兩肩兩肋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體而巳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

禮器大饗腥

疏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于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為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

蕙田案二條薦腥

禮運孰其殺注孰其殺謂體解而燭之疏孰其殺謂體解而燭之者體解
為二肫四胙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脊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庭脊代脅為
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此孰其殺謂體解訖以湯燭之不全孰大于腥而薦之
堂故祭義曰燭祭
祭腥而退是也

蕙田案此條薦燭

祭義燭祭祭腥而退注燭祭祭腥祭燭肉腥肉也湯肉曰燭疏薦腓

敬之至極也此腥肉即禮運腥其俎也燭肉即禮運孰其殺也此先云燭便文耳
非先后之次云湯肉為燭者以鬼神異于生雖曰孰殺但湯肉而已若其他小祀
則煮肉令孰故郊特牲云
一獻孰是燭與孰又別也

方性夫曰燭則向乎孰
矣腥則全乎生而已

郊特牲腥肆燭臚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
已矣疏王祭或進腥體或薦熟
別或進湯沈或薦煮熟

陳氏禮書血腥燭孰禮記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
血腥燭用氣也商人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周人尚臭
則自氣至于臭其禮浸文矣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

燭一獻孰則自血至于孰其誠浸殺矣蓋宗廟之祭
始則以神事焉故以腥終則以人養焉故以孰則坐
尸于堂血毛詔于室乃腥其俎孰其殺進于尸主之
前以行朝踐焉鄭康成謂腥者豚解而腥之以法于
上古孰者體解而燭之以法于中古是也

沈氏括曰一說謂腥燭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一或謂鬼
神嗜腥燭此雖出于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或有此理未可致詰
方氏慤曰由燭而上則尚氣而已至于孰則又
尚味焉故郊特牲曰至敬不養味而貴氣臭也

辨賈疏燭祭為饋食時

春官小子賈疏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燭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
而腥之饋食則有體解而燭之燭以乃有孰與大夫士不同也

郊特牲孔疏血謂祭初以血詔神于室腥謂朝踐薦
腥肉于堂燭謂沈肉于湯次腥亦薦于堂 祭義孔
疏言薦腓脊之後以俎載燭肉腥肉而祭竝當朝踐
之節

蕙田案朝踐在堂以神道事尸故薦血薦腥
薦爛皆尚氣之事饋食在室以人道事尸故
薦熟薦黍稷皆尚味之事郊特牲以爛祭為
用氣孔疏以為次于腥而薦之堂固在朝踐
時非饋食時也

右祭腥祭爛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皆有鬯
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皆有鬯注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祀既又酌獻
禮記禮器廟堂之上鬯尊在阼犧尊在西君在阼夫人
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疏鬯尊在阼故君子降階西酌酌犧尊夫人于西房之前東酌

周禮天官大宰享先王贊玉爵

注宗廟獻用玉爵 疏宗廟獻用玉爵者按明堂位獻用玉琖謂王

內室后獻則贊

注獻謂王薦腥薦執后亦從後獻也 疏獻謂朝踐饋獻后以玉爵亞王而獻尸內宰贊后

春官外宗贊王后獻注獻酒于尸 疏朝踐饋獻及酌尸以食後亦是獻獻中可以兼之
禮記禮運孔疏迎牲而入至于庭故禮器云納牲詔于庭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祝以血毛告于室故禮器血毛詔于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犗案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其一牢穆其一牢于是行朝踐之事尸出于室太祖之尸坐于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于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腍膋燎于爐炭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薦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是也王乃洗肝于鬱鬯而燔之以制于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于室中置于北墉下后薦

朝事之豆籩乃薦腥于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卽此禮
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
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
獻也

通典王乃袒而迎牲于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
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于庭云博碩肥膄王
乃麗牲于碑親執鸞刀啟其毛血以授于祝祝入室
告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
牢朝踐之時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
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脯醢而已乃取牲腍膾燎于
爐炭入以詔神于室于時王親洗肝于鬱鬯而燔之
以隋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
于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于尸主

之前謂之朝踐于時王以玉爵酌獻尊中醴齊以獻
尸此三獻也后于是薦朝事之籩時堂上以夾鐘之
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于是亦以玉
爵酌獻尊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作
也于時王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
楊氏復曰周禮內宰疏云堂上朝踐之節王出迎牲
時祝延尸于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籩王牽牲以
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于神前王以玉爵酌
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二疏大略
皆同但后薦豆籩有先後之異案籩人疏云祝延尸
于戶外后薦此八籩則當以內宰及籩人疏爲正

蕙田案三條互有得失尸主南面孔疏是通
典誤薦豆籩在制祭前通典是孔疏誤

右朝踐王三獻后四獻

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

易氏被曰武功也言武王偃武而卒其伐功故大武之樂起于無射之戍應以夾鐘之卯以享先祖蓋主乎后稷而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實基于此亦其類也

劉氏彝曰周之先祖惟后稷詩之繼言禘太祖生民言尊祖而謂后稷生于姜嫄則凡言祖者皆后稷鄭乃以先祖為先王先公蓋先公自公劉而下先王自王季而下非始祖矣

太師下管播樂器合奏鼓鞀

凡樂歌者在土匏竹在下故云下管播樂器

禮記祭統大嘗禘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

明堂位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祊而舞大夏

陸氏佃曰宗廟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繼之夏籥序與是也

周頌詩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注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疏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經

所云執磬祝圍籥管之屬是也不合異代之樂

禮記禮器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交動乎上

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注言交乃和疏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于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

縣鼓應鼓相應在于堂下和之至也者謂堂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

蕙田案禘之後當作樂以下神故升歌清廟

堂上之樂作薦血薦腥薦爛所以享神故奏

無射歌夾鐘舞大武堂下之樂作詩序作樂

而合乎祖禮器樂交動乎下是也書下管鼗

鼓合止祝故亦即此意也是為樂之第二節

右下管舞大武

詩小雅楚茨祝祭于祈祀事孔明

傳祈門內也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往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

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疏釋宮云陽謂之門李巡曰開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祈祈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祝于祈注云廟門外曰祈又注祈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于此不同者以彼祈對正祭是明日之名

又彼記文稱禘之于東方為失明在西方與禘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為禘于外祭
統曰而出于禘對設祭于堂為正是以明日之釋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
謂之禘知內外皆有禘稱也祝祭于禘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禘求之
于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于是甚明也明此禘廟門之
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其待之迎于大門之內
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于廟門內也釋祭之禘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
之禘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
當在門西大宰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處耳

朱子集傳禘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
博求之于門內待賓客之處也

何氏楷曰禘祭在廟門之內與他祭不同其字從示
從方有索求諸四方之義舊說謂禘有二種一是正
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禘此詩所云是也一
是祭之明日釋祭之時行禮于禘若禮器所云是也
又謂正祭之禘在廟門內之西釋祭之禘在廟門外
之西今案爾雅禘作閑云閑謂之門說文禘一作繫
云門內祭先祖所以禘禘是則禘祭自在門內原無

二禘禮器所謂設祭于堂為禘乎外蓋對堂而言則
門為外非謂禘在門外也家語衛莊公改舊制變宗
廟高子舉問于孔子曰周禮釋祭于禘禘在廟門之
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釋之于庫門內禘之
于東方失之矣是可見釋祭當在禘禘自當在廟門
內之西今衛君既改禘之所于東而行釋禮又不于
禘乃于庫門之內皆所謂失禮也然釋之所以必于
禘者以釋為明日之又祭蓋正祭事畢則神可以歸
矣孝孫孝子猶未忍其遽歸也故于明日又設釋祭
而于門以求之也 祝祭于禘為行禮之始略如迎
神之類雖其禮不傳然愚以祭統之文知之祭統稱
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于室而
出于禘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禘為行禮之始之

明據也輔廣云凡祀祿鬯則求諸陰炳蕭則求諸陽
索祭祝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
在求之之備如此蓋謂祭祊以前尚有灌地迎牲告
幽全升臭等事其祀禮甚明著也不詳悉言之者與
信南山篇互見故略之也何以知諸禮在祭祊之前
嘗參繹郊特牲禮器之言祊者而得之郊特牲曰詔
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
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乎于此乎或諸遠
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又云祊之為言倮也
首也者直也而禮器則云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
羹定詔于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
祭于堂為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二禮所記略
同今案信南山所言祭以騂牲即納牲詔于庭及用
牲于庭也啟毛取血即毛血詔于室也腍骨燔燎先
儒皆以為詔祝于室之事在取血骨之後即朝踐時
也室以內有主在焉因而升牲首于室郊特牲所謂
直祭祝于主而自解之曰首也者直也是可見升首
之為直祭也此時尸坐于堂亦設有腥爛之祭焉所
謂設祭于堂也猶恐神之或不在求而未之得也因
于祊以求之郊特牲于直祭祝于主之下即繼之曰
索祭祝于祊禮器于設祭于堂之下即繼之曰為祊
乎外互相備也皆曰于彼乎于此乎蓋汲汲乎求神
也

蕙田案郊特牲鄭注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
布主席東面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
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據此朝踐時尸

禮記卷之二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在堂主亦在堂饋食時尸在室主亦在室今
升首在朝踐時不得云有主在室何氏所云
恐未的確

禮記郊特牲素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于此
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此言室與堂與尚庶幾也 疏素祭祝于祊者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于
祊也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內詩楚茨云祝祭于
祊注云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二是明日釋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
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
索祭是正祭日之祊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明日釋祭此經不云外
又下云所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蝦大也毛血告幽全之物皆據正祭之日明此
祊亦正祭日也不知神所在之處為于彼乎于此乎此解正祭在廟之時或設饌于室
或設饌在堂不知神所在之處為于彼室乎為于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諸遠
人乎此解索祭為祊之時其靈或遠離于人不在廟乎祭于祊者庶幾求于遠者
焉言于遠處求神也云謂之祊以于釋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釋祭稱祊
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

陸氏佃曰素祭祝于祊謂尸已
出祝于祊而已是之謂素祭
蕙田案楚茨詩禮節皆有次敘其言祝祭于

祊在前鼓鐘送尸在後山陰以為祝于祊謂
尸已出非也

呂氏大臨曰不知神所在故尚氣尚聲尚臭以求諸天地陰陽之間不知神
之所在故于庭于室于堂于祊以求之不知神之所依故有主有几有尸有幣
以主之不知神之所饗故肆醢腥
熟三牲魚腊水草備物以祀之矣

祊之為言倮也

注倮猶

方氏慈曰素祭祝于祊于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
強有力者不能如此故曰祊之為言倮也倮強也

蕙田案此節歷言于室于堂于庭于主于祊
以明求諸遠近之義此正祭當日之事即楚
茨祝祭于祊之祊與祊之于東方指明曰釋
祭者有別鄭引釋祭為說頗混疏訓正祭其
說為的

禮器為祊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

方氏慈曰設祭于堂言正祭之時也為祊于外言索祭之時也言堂以見外之
為門言外以見堂之為內祭言其事也祊言其所也謂之祊者祝祭求神以此

為所在之方故也且神無方也而特人為之耳故言為祭必有所陳焉故言設孝于不知神之所在或于彼或于此而祭之非一日求之非一處故曰于彼乎于此乎

祭統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注出于祊謂索祭也疏云出于祊謂索祭也者案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故云索祭也

爾雅釋宮闕謂之門注詩曰祝祭于祊陸氏音義闕補耕反說文作闕云或作祊門內祭先祖所徬徨也疏云

巡曰闕廟門也案祊本廟門之名設祭于廟門內祭先祖所徬徨也疏云是正祭之時既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及詩云祝祭于祊注云祊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釋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郊特牲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及禮器云為祊乎外是也然則廟門內外皆有祊稱

蕙田案正祭有祊其文見于經傳者非一而其禮不傳今通考經文約其節次總當在朝踐之節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祊稱索祭乃是求神之祭求神乃朝踐之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裸增以求諸陰燔燎以求諸陽祊

祭以求諸陰陽之間斯時事尸于堂薦血薦腥薦爛無有飲食之事固是尚氣且恐神之尚未憑依也故曰于彼乎于此乎至饋食則事尸于室以人道飲食之曰神嗜飲食曰神具醉止則尸實神所憑依而無恍惚求索之語矣何元子曰朝踐以前意在求神薦熟以後意在饗尸據此則索祭在朝踐時無疑矣楚茨絜爾牛羊節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事而祝祭于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此一證也祭器設祭于堂正朝踐之事而即繼之曰為祊于外又一證也祭統詔祝于室與郊特牲詔祝于室同文而彼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曰而出于祊明一時事又一

五禮通考卷八十七
證也但朝踐儀節已繁而又有祊祭一節其事必簡且經傳凡言祊處皆連祝爲說則此祭或但有祝告未必陳牲何氏以爲牲用求牛恐未的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俱以祝祭于祊列于既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後行祊祭者恐非其序矣今列之朝踐之末觀承案祊祭有二分析最清其以正祭之祊屬朝踐之時尤爲位置妥帖一洗從來之蒙混行禮者乃可案本子做去矣

右祭祊朝踐畢

